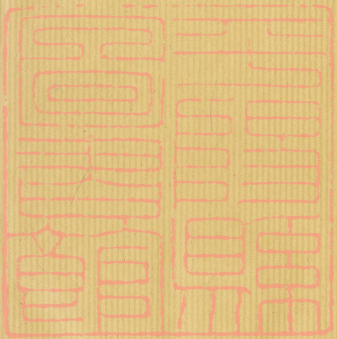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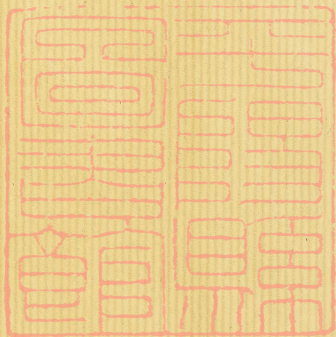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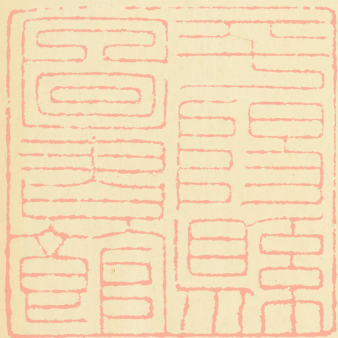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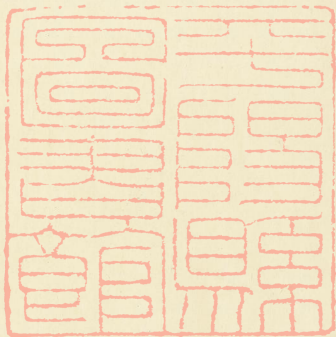
卷四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甌東錄卷之四

雜著內篇

永嘉項喬撰

凡打一

著一事為一條然內如舉王陽明之言凡十五條

只當一條舉方西樵之言亦凡十五條只當一條原本共三

百七十三條難以總成一卷不得已分二百四十條為內篇

分一百三十三條為外篇詳見記原

喬質頗知好學胸中畧有悟處必劄記之雖夜必興雖不

敢謂不可易而不肯自遺故語無論次亦無文願道而

正焉

孝弟忠信便是道學食息起居都是工夫工夫只在念

正德業湏是真念做成

凡能知能行方是學孔子稱顏淵為好學孟子學問之道皆兼知行而言凡書中單言學者多兼知行如曰學于古訓曰學古入官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曰學而時習之之類是也有以學與問思辨行並言者如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曰好仁不學曰道學自修曰博文約禮曰尊德性道問學曰博學反說約皆有頭對皆單主一邊就知而言也若子路以治民事神為學而曰何必讀書子夏以事親事君為學而謂雖未學為己學則不復有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所行未有不差者聖門之學不如此

大學中庸至宋猶雜于戴記程子始表章出來然初不分章分章始于朱子觀中庸故至誠無息故字及其次致曲其次字俱承上章來槩可觀矣

子思作中庸專為發明乃祖孔子道學之傳而作也故第一
支從天命之性上說起至索隱行怪章却以孔子所論者當
之第二支從費隱上說起至第二十章却以孔子答哀公問
政者當之第三支從誠明明誠上說起至第三十章却以孔
子祖述憲章者當之孔子道學之傳得承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統者即此可見矣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同出
于天命之性中焉而止矣所謂中者中道而立非高非遠非
隱非怪竇平常之理也故始于為己謹獨之心而著于不睹
不聞之地具于當人之身而修于庸言庸行之際發于喜怒
好惡之常而達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變造端于父母兄
弟夫婦之間而洋溢于中國蠻貊充塞于天地萬物體物而
不可遺也其曰達德曰達道曰九經曰三重曰鬼神曰禮樂

曰博厚曰高明曰發育曰峻極曰禮儀曰威儀曰廣大曰精
微曰高明曰中庸曰故曰新曰厚曰禮曰大德曰小德曰至
聖之德曰至誠之道雖名號不同要之皆德性之散殊本于
天命具于吾心通人已合內外之道也舜之知知此而已回
之仁體此而已夫子告子路之勇強此而已舜之大孝武王
周公之達孝克此而已小人則反此者也知愚賢不肖則或
過或不及于此者矣然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依乎中庸而
無過不及者其惟孔子乎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燭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孔子之未始不為天
也欲學孔子者亦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戒謹恐懼
而謹其獨以克吾為己之心以造至篤恭不顯之妙則吾心
具上天之載吾身統孔子之道而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絜矩矩字即孔子從心所欲不違矩之矩蓋借物以形容此
 心好惡之公處制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平天下者絜之以
 吾心之矩則天下平絜之不在孝弟慈其大者在用人以理
 財而不專其利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庶使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也
 大學治國平天下章章內三言得失一節緊一節首節言何
 以得國眾而已次節言何以得眾善則得之末節言何以得
 此善必忠信以得之也見賢而不能舉一節便見不忠好人
 之所惡一節便是不信便是驕泰矣是故二字承上泰誓以
 下三節說來仁人之能好人能惡人處雖未言忠信得大道
 而忠信得大道之意已寓其中見賢而不能舉及好人之所
 惡二節雖未見驕泰之失大道而驕泰失大道之意已寓其

中故此節即着是故二字此節只重在忠信驕泰上君子有
大道一句全輕蓋自首節至此皆是發明君子有大道之意
故云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豈至此方以位言而謂君子
有此大道乎朱註位字似贊
宗廟享之言舜之享宗廟是光前子孫保之言舜之保子孫
是裕後享瞽瞍以宗廟不可見然孟子斷之曰孝子之至莫
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生既受天下之養死
豈無宗廟之禮雖未必享瞽瞍以天子之禮要必有所以享
之無疑矣說者因馬遷之叙史記遂謂其禘黃帝而郊饗祖
顓頊而宗堯此大是村夫說話堯是天地間頭一箇聖人若
曰同姓豈以二女妻舜而自犯同姓為婚之戒耶孟子曰與
賢與子亦足以見其罪同姓可知矣或者又謂洪荒之世婚

姻之禮未必如今之謹嚴抑不知綱常倫理之大者常人
尚有斟酌而謂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于此大處却不能
立極而親身犯之耶子孫保之是虞公封于夏胡公封于陳
雖未必以天下相傳而亦不失所以保之之業雖未必是舜
之分封然却是舜德澤之所及舜之保有子孫既得為孝則
不告而娶之不失為孝又可推矣

大學恂慄即戒懼之功做得密處祇見得此心一團都是天
理天監在茲日對越之不教雜以一毫人欲之私如堯舜之
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便是此不是容易事威儀所包者甚
廣如左傳北宮文子所謂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通是學
至有威儀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威德之至也亦不是容
易事故下總之曰威德至善蓋以德言則此為威以善言則

此為至矣

大學欲正其心者正心之體不使有所忿喜憂懼也其正之
之功只在先誠其意蓋心體即未發之中才思便是已發一
有便是不正無可着力處故就已發用工慎獨斯有主則虛
而心體自正矣不是又是一項主靜之學于未發時用功也
若不能于心之發處用工使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雖睡夢中亦昏昏擾擾過夜其能虛心而立天下之大本哉
張甬川謂正心是主靜之學不知渠主靜工夫在何處用也
豈正所謂戒懼于己之所不睹不聞者耶章介菴學庸初稿
亦儘好却于此處亦多一種工夫
我能中和便能位育此正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謂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者便能盡性至命矣

譬如行遠必自邇章言君子之道即費隱章所言者便是此
 則言其造之之序必由近而後遠必由小而後大因借行路
 登高譬之下引詩及聖言是偶舉一事以見自邇自卑實地
 處人能順父母樂兄弟和妻子則其心和順而百行皆順始
 于一家而可行于天下造端乎夫婦而可察于天地所謂高
 遠者漸至之矣此正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
 海及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先授天下于舜
 以舜能底豫瞽瞍化傲弟處二女焉而已孝弟不是兩截事
 以樂兄弟和妻子為卑邇以順父母為高遠者殊不知道
 鬼神不可度思以理言及爾出王及爾游行也若以事實之
 有陞福州守者其妻將產戲與之別曰此行生男當名福清
 生女當名福寧即到任遣一生員至九鯉湖祈夢是男是女

詩云行遠自邇自卑實地

神曰是福清不是福寧是神在暗室中曾耳屬也又有一秀才過杭州蕭寺見廡下一棺塵埃漫漶心竊傷之其夜夢一女子示以頭場卷子中常用三古字乃登高科倘相念使妾得歸骨故土足矣既而果中乃前是一考官過寺密語所厚者題意女子傳聞而示之也鬼神之體物不遺如此處亦可見非怪語也

自明而誠可矣難曰自誠而明自註由也此與由太虛有天之名由字同言由誠明言之則謂之性由明誠言之則謂之教又率性是誠者事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修道是誠之者事

博厚所以載物一節朱註謂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者非是悠于外而久于內也蓋不息則久註于前節已解作常

瓶
東
朱
斤
二
下
之
卷
三
交
律
及
三
字
聲
音
之
流
音

于中至傲于外又却說悠久故朱子言此久字即悠遠字
此久字兼內外而言之者非止久于中獨謂之久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此章正見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言所
以為道學者如此最是有關係文字不知朱子何故却反失
此章之旨朱子教人做工夫有三節始則教之小學所以收
放心以立大學之基本至十五歲却教之入大學做致知格
物工夫待格天下之物而吾心之知致然後教之做正心誠
意力行工夫而措之天下國家此其立教之大旨也雖然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既能養其德性以收其放心
則聖賢學問之事已都盡了如何才去致知格物萬物皆備
于我矣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便為近道又欲即
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不知天下之物無窮雖白首豈能盡

格得待格天下之物方為致知而后正心誠意以學力行吾
恐終身不能至知至之地終身無有能力行之時如何可以
率人而謂道學之傳如此耶平日以致知為力行之對每事
舉以教人謂必先知後行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矣如此
章又以存心為致知之對而遺却力行一脚又謂非存心無
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却又歸重于致知何耶
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固可謂之存心知新二字固可
謂之致知然盡精微者是盡此心精微之理所謂盡者與盡
性盡心之盡俱同道中庸者每事由于中庸無過不及之謂
崇禮禮字即上文三千三百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與約之
以禮之禮亦同分明俱就力行行上說却如何可分属于致
知耶求其說不得又從為之辭者又謂道中庸是行所以知

道中庸却屬致知崇禮是行所以知崇禮者却屬致知是為
 朱子強辨節非使不得為過如日月之君子安得為朱子之
 忠臣耶不知聖賢所以道問學者只是為尊德性尊德性之
 外別無所謂學問之道也所謂德性者不過仁義禮智之根
 于心而原于天者耳故致廣大句屬仁極高明句屬義知新
 句屬知崇禮句屬禮皆吾之所謂德性者而必由學問以尊
 之如曰致曰盡曰極曰道曰知曰溫曰敦曰崇分明是君子
 之學問所以尊此發育峻極三十三百之禮之道之德性者
 而非有二事也能如此由問學以尊德性則德修道凝凝者
 凝聚于身而成全之也凝道則吾即至德即待其人而后行
 之聖人也由是居上為下處治處亂皆無不當即詩所謂既
 明且哲者為上足以保上之身為下可以保下之身有道足

興無道足容而身無不保矣故曰此之謂也此字指詩言且
此章首曰大哉聖人之道云云曰優優大哉云云是兩股發
明聖道大處朱子却以大哉聖人之道作總冒非是大道歸
之三千三百可矣歸之發育峻極云者何也一陰一陽之謂
道也猶之論君子費隱之道而舉蒿魚之察于上下者亦是
指器即道即天命之性以言道耳一氣流行散殊于宇宙日
用無往不是無天人物我無小大精粗隱顯之間者也道不
遠人人能弘道却獨歸之君子聖人者惟君子聖人知盡此
道故歸之也聖人之能發育峻極就仁育義正處見之聖人
之能行三千三百之禮就其動容周旋中禮處見之此皆所
謂道所謂德性聖人之至德固能如此凝之行矣未至聖
人而為君子者當何如哉只是由學問以尊德性而已如何

為由學問以尊德性德性之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無一
 毫為我之私者其體本廣而無所不包本大而無所不容者
 而以私意自蔽則不廣不大矣故必克去私意以復其廣大
 之體始謂之致然致廣大者於精微去處或不能盡非致也
 精是德性之至粹而無紛拏之雜微是德性之至隱而無聲
 臭之聞者于此盡于吾心庶廣大之體以復矣德性之義伸
 于萬物明于日月本高而無所不覆本明而無所不照者而
 或為私欲所累則不高不明矣故必克去私欲以復其高明
 之體斯謂之極然極高明者或好高過察行事過當便不能
 由中庸非所以極高明也必每事由于中庸不失之過不失
 之不及始可謂極高明矣吾心之良知得于受形降衷之初
 所謂故也知之體也故者不溫則易失必涵而泳之優而游

之瞬有息息有存以毋忘其所謂故者可也然溫故之中義
理無窮而每有新得日知其所亡斯可謂能盡知之德性矣
吾心之良能本自厚而不薄是禮之本也必敦篤于其所已
能而有學禮之本可也然不崇禮則辱者或失之野矣又必
于敦厚之後而加崇禮之功使三千三百之儀皆不至卑污
而崇重于我斯可謂盡禮之德性矣此皆所謂道問學者由
是德性由我而尊至道由我而疑何患上下治亂之間有不
能保其身哉

肫肫其仁此就聖人經綸五倫處言則仁字是專言之仁兼
義禮智在中蓋其經綸之心惻怛懇切如舜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必順于父母而后可以解憂如蘇武卧雪殫糲十
九年不忘漢節如張巡雖掘鼠羅雀至死不肯降城如共姜

之死靡他如曹令女截髮斷鼻不更二夫如伋壽舍生代死
 如張孝張禮投賊稱肥如程嬰杵臼存孤殞命此處非胸中
 純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間之其何能與于此故
 曰肫肫其仁
 楊蒲池侍御九澤初按闕講中庸大孝章云首節說舜以大
 德備享諸福後故大德必得其位等却推開泛說註舜年百
 有十歲一句因上文不及壽故至此解一句證之耳若後俱
 又就舜說却是重子此正合予平昔張主
 夫焉有所倚言惟其至誠則此心流行于人倫之間便是經
 綸此性從此心而具便是立本心通天地而無間便是知化
 不靠在己思勉之功不靠師友夾持之力何倚之有註物字
 已與師友俱物也

誠者自成章本言人道不必及天地萬物然天地之道誠而已矣惟曰誠者則者字却就人而言之矣自成自道自字與自毀自伐自求自字同曰自成只就成己言未及言成物及能誠之而可貴者在我斯可以言及物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兩處自成字正相應第二節兩物字亦指在我之物而言蓋萬物皆備于我者也與末節物字不同言此誠者乃自成自家的非為成別人的這箇誠的道理却是人自當行的人代你行不得的是何也萬物皆備于我誠者物之成終成始的不誠則無物矣故曰誠者自成也誠便成物不誠便無物故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誠即是道誠之即是行道故曰而道自道也然是誠者既至成己豈徒自成而已自將以萬物為一體思所以成物也就其成己處言謂之

仁就其成物處言謂之智夫仁智成于自誠之後却是不從
 性生從外邊來的了然實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惟不能
 誠則仁智俱壞能誠則仁智合一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
 豈不能成己而成物
 三省中於五倫只及朋友其于君臣父子之重大者反不之
 省何耶蓋曾子是誠篤君子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凡人倫
 之大者俱各已盡故不用省每日中惟覺此三事不能滿意
 故其言如此緣人謀己事則忠至為人謀之便分爾我曾子
 覺得此處尚未能盡忠故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凡人與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相交自不能不懇切相信至與朋友交而不
 信泛然矣曾子覺得此處尚未盡信故曰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師之于我無行不與我傳之于師亦當無行不習曾子覺

之德而作作者是王季宮中妾媵若推文王一娶九女而言
 則是稔見太妣者何以驟有此作耶樂是實的是憂是虛的詩
 意言既得固當如此樂矣設使求不得此人則無以配君子
 成內治豈不當寤寐反側而憂之耶而註云本其未得而言
 非是
 子食于有喪者之側章此正是吊而喪家飯之故是日飯不
 能飽哭不能歌謂臨喪之日不歌也如季武子死曾皙臨其
 喪而歌便非孔子之道矣若說凡于是日吊則是日不歌則
 如吊伯叔兄弟之親猶說得去至于尋常故舊一吊即回日
 夕或過吉慶之事豈有不歌之理而亦不歌焉是有所哀戚
 非聖人鑑空衡平之體也伊川歌則不哭者尤不是
 夫子曰丘之禱久矣正是夫子質諸鬼神而無疑處學者類

詩經卷之五
 得車第之志
 詩經卷之五

知舉頭三尺有神明却又不能實心實學使鬼神孚信他黃
久菴嘗謂某府鼓樓有一鬼至夜據鼓而坐更夫不敢近鼓
以致失更守怒決杖之更夫遂拉其曹往譟之曰汝即來吾
執以白守鬼曰吾不畏守吾于此郡惟畏二人其一某山禪
僧一某菴賣菜老人遂尋此老人問之曰吾無以異人但吾
賣菜不敢傲衆人着一把草欺受人直耳夫賣菜老人只不
欺心着草一把尚能通於鬼神而况君子學問之道乎故君子本
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一
個誠

以能問于不能章此是曾子追頌顏子之言顏子在聖門極
為能的多的有的實的然猶見其諄諄問于羣弟子若其能
其多出于羣弟子之下者故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

于寡若顏子知其能矣而以能問于不能知其多矣而以多
問于寡則所問者多屬矯偽而非聖人好問下問之心矣凡
聖賢有問處俱是恐其能與多不如人而問耳非是自知既
能既多而却試問焉以示其謙虛于人也此不可輕易看四
句是乎言俱主理上言即此則顏子之學力過人可見犯而
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着他自不覺得于此逆境尚能善
處是能行人所不能行其他自不覺得于此逆境尚能善處
是能行人所不能行其他可知矣此曾子善言德行處與夫
子稱管仲韓子推尊孟子者同一格式
游于藝一句所該甚廣藝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志道據德
依仁而不游藝是為有體無用不足以應天下之務矣故朱
子謂興于詩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

游于藝一句所該甚廣藝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志道據德

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為
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于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
後時事此即游于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熟
而游藝之寶可見矣興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
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立于
禮尚是矜持成于樂是矜持到純熟地位了成雖說由于樂
要人之所以成德工夫尚大不是平日都無工夫只一個樂
便會成蓋成是積學工夫將至有成得樂來資他便融化譬
如融金火候一到把鉛硝來一點就融了興詩立禮都要如
此看司馬遺樂書謂蕩盪血脈流通精神朱註養其德性俱
此意蕩滌邪穢消融渣滓却是傲也樂真個是會養人德性
然必邪慝去躁妄消而后可以聞此契此今且未聽樂只使

人鼓琴而聽之心中就清許多麼囂之念多消盡利欲之心
 亦自無容着得一琴尚爾况古詩音樂之備乎
 民可使由之章夫子嘗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此謂斯民也
 立教在上之君子止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日人又曰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此所謂民正指中
 人以下者言之也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孟子曰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止從此章發出此二可
 字即彼二能字或與此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同意使知之
 即離虞之事如此說似新鮮可喜却恐與易及孟子意俱不
 合且由之而不知者是聖人盛德至善之餘澤是天下至誠
 自然之功化若聖人合下便要民如此却是計功謀利之心
 而又非所以率人矣

孔子于周之泰伯文王俱稱為至德皆以君臣之分言之也
然文王至德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迹易見泰伯
讓國王季之時商道方盛乃云三以天下讓則其迹隱微民
真無得而稱之矣何居詩云至于太王寶始翦商太王之時
商道尤盛孰敢有翦商之心然自武王翦商之後而推本前
人功德則太王邈邈得國實有翦之之漸太伯荆蠻之逃寶
有讓之之誠使其不去后世子孫亦有王者耳非必傳位季
歷以及昌也若說傳位季歷以及昌則是取之而非讓矣然
當時不以讓國去而以採藥行故當時之民既不知其讓國
于王季後世之民又何得而知其讓天下于商也豈不為至
德耶

季氏富于周公章周公以王室之元卿享百里之賦稅其富

宜也季氏以大夫而富過之非攘奪剋何以此冉求却
 又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聖人所以惡其黨惡害民使門人鳴
 鼓而攻之也近日學術不明做官卒然有囊篋者固不足齒
 及官久積俸稍有家資即生出一端議論而以富誣之必至
 清貧如洗然後稱之為好官也予竊以財利在人者視之當
 輕其應在己者視之當重做官若不肯妄用不肯輕施雖主
 事員外知縣知州之微其俸年年俱受用不盡積而至大官
 焉其俸愈厚其餘益多雖不求富而富自至矣以富詆其人
 可乎朝廷本以俸錢祇候馬夫養廉而瞻其妻子我却視之
 如泥沙逞意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妄
 用輕施焉然則雖至高書閣老用亦不見其有餘也即以其
 不做家不富而取其人焉此非天下後世之公論也抑不知

周公之富何害其為周公也耶
惡夫佞者章佞者利口巧言三樣俱是會說話有口才的人
但利口是顛倒是非失却道理如趙普太祖既誤陛下豈容
再誤之對是也巧言是以道理之言去承奉人如勸守節者
却云人生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如此之說是也佞者之言
未必無理未必顛倒是非然却不肯承奉人却據道理別生
一樣議論而抵當人所禦人以口給也如夫子以子羔質美
而未學遽使為宰恐見理未明而害于政事是賊之也子路
却以事神治民即所以為學不必專在讀書而後以為學焉
其言未必不合于道理其視夫子賊之之意則非矣故夫子
不以其言為不是直斥其佞而深惡之焉蓋書不可不讀的
學而優則仕子路賊夫人之子正以學之未優也仕而優則

學又豈可一日廢讀書之功耶雖然佞一言而有二義有指
 抵當人言者子路之佞是也有指承奉人言者如栖栖為佞
 不有祝鮀之佞左氏常云予不佞是也要之俱恐亂事理之
 宜故孟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若利口則全非實理故曰恐
 其亂信
 鄉人皆好惡章即此亦見君子居鄉之法一鄉之人不能有
 善而無惡必欲一鄉皆好是為鄉愿也若一鄉皆惡是拂人
 之性者也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庶幾足為君
 子然則君子居鄉亦惟以同而異中立不倚得一鄉君子之
 心斯已矣若小人則所趨不同所好自異雖不免于媚嫉吾
 亦安能容悅之哉雖然君子固不能不見惡于小人也然如
 司馬雖姦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斂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

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
廖立雖為所廢亦惜其死而為之流涕此則盛德君子至誠
所感自然之效又不可槩以氣節君子並觀也
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亦欲居夷浮海之意耳子路不知
而不悅之却只以正對云云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世之誠于好德者鮮夫子所以嘆也
此章朱子據史記謂夫子為衛靈公而發然他章又加己矣
乎三字而嘆終身不得見者豈亦為靈公耶靈公既與夫人
同車不以翟芾自蔽而招搖市過之夫子自當迴避豈能死
守靈公之命而次乘也耶史記之言不足深信好德者鮮則
好色者多亦足以見當時鄭衛之風橫流于天下信無宋朝
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也而夫子之所如者不合其所感者

深矣

師冕見章德必至于相師冕不虐無告不侮鰥寡然後為威

德

九思章思者聖功之本莊子乃謂思以致其明謂之蒙昧之

民何也

邦君之妻章此聖人申古制諸侯之妻之稱謂所以明禮也

近世典史亦稱爺爺鄉下十金之產之妻亦稱娘娘賣菜之

傭亦稱別號近世士大夫于有權勢者別號之下加老先生

三字而自刺曰眇眇小學生此夫子觚不觚哉之嘆所以

與此章並傳也

孔子微服而過宋瞰亡而拜陽貨取瑟而聞孺悲聖人何常

無心術無機關

瓠包繫而不食言我不似苦瓜繫在一處喫不得的
仁在其中章孟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正從此章發
出
先傳後倦章聖人之自修只是下學上達其所以教門人小
子亦只是下學上達人雖下愚雖幼冲其天理之心未嘗不
完具聖人立教要之使不失此心之天理而已然天理俱散
見于人事之中舍人事則天理無所着落矣故凡下學人事
自然上達天理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而後學文
與教大人君子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只是一樣非是在
門人小子止教之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教之以正心誠意之
本也若小子非有聖人正心誠意之學其所洒掃應對進退
者俱是虛文而非實事非聖人教人之本旨矣子游不知此

意却謂子夏門人小子只供洒掃應對進退禮文之末而不
 教之以正心誠意為無其本子夏又不知此意却謂君子之
 道非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而傳之非以正心誠意為後而
 倦教只是門人小子資質有高低功夫有生熟如草木之有
 區別不類故只以洒掃應對進退先教之耳非若聖人合下
 便有始有卒今槩以正心誠意之道告之是誣之而已抑不
 知門人小子之中豈俱行不著而習不察者要之亦有中人
 以上者雖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中人以上則可以上達
 而語以正心誠意之本也乃槩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是其
 所以教人者先無其本岐人事天理而二之真所謂誣之也
 而可乎孔子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正謂百姓日
 用而不知行不著習不察其悟處必待其自得而不可使耳

非謂百姓都不可告以天理直以人事教之也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其不能者亦待其自悟耳非謂不引之以天理徒教之以人事也要之二人之見皆未得聖人教人之本旨

仕而優則學仕處即是學學到措諸用處無差乃為善學故

動靜皆定內外合一斯為聖賢之學子夏謂仕而優則學亦

未見一貫之道處書曰惟教學半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兩無字與無猷子之家無字同

是活字不是死字無眾寡無小大而無敢慢方是泰而不驕

出納之吝此言君子四惡之一言均之以物與人耳若于出

納之際而吝焉是謂之有司之常體若為政者有善當彰有

功當賞自當如彤弓之一朝享之不當猜嫌疑忌如刻印刑

而不忍予也若於出納之際而亦如有司之顧惜遲留而吝焉是人君而下行有司之事不免墮天下英雄豪傑之心失却帝王賞功勳善之大體真謂之惡不可以有司之當吝者自怒而不之屏矣語意蓋如此

必有事焉是以集義為事也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正是節度處首四字分下三勿字當作一氣說下

天時地利人和孔子因靈公問陳而明日遂行孟子教人用兵之道何居當時好戰爭惟急急于天時地利而不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必得道以和人庶幾多助之至而為天下之所順斯戰必勝也故孟子舉用兵三事而較之蓋引當時人君以得道和人之意耳此與好色好貨之說同意

廊是外城如今廟闕便

是道在邇而求諸遠章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以道易
 天下之人當時欲以道易天下者如墨氏則兼愛揚氏則為
 我孫吳管商之徒各有其術孟子以為此皆亂天下者也惡
 能治天下人君治天下之道實在于邇而乃求之于遠其治
 天下之事實在于易而乃求之于難能使天下各得其所各
 率其分而親其親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欲使人人親親長長者
 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其曰天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歟其抱負正在此但以枉
 己不能直人故不苟合以求售耳
 王者之迹熄章政教號令即王者之迹其迹不及于天下故
 故詩不曰雅而曰風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作春秋

東
 錄

新工官尺
 卷五
 後漢書卷七
 卷五
 後漢書卷七

正所以存王者之迹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且魯之春秋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只是一般
 其義所以存王者之迹孔子自謂筆則筆削則削夏不能贊
 一辭而丘竊取之矣知孔子者謂春秋所以存王者之迹不
 知孔子者謂王者之迹已熄矣豈春秋所能存耶徒取罪過
 而已罪過如亂賊者惱怒之謂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是真自謂亂賊矣秦離降為國風非有人
 降之也其詩體格自降世運為之也朱子謂春秋只是據
 事直書如子殺其父則為弑君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
 也此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
 魯史為蓋正議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修之
 耳

子產聽鄭國之政二句即是斷案下皆由此斷之魯欲使慎
子為將軍一句是由語自不教民而用之至殺人以求之乎
都是責魯無故而亂先王之制殃不教之民則其事之不合
于道其心之不在乎仁民可惱矣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于仁而已魯既使慎子取南陽以違道而害仁却不
聞慎子諫而止之而惟以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為功是豈得
為君子事君之道之心乎此則孟子此章之本意
不能使人巧是巧得時中之道者為機變之巧則無所用恥
矣通書用子巧拙一賦極當玩
君子反經而已章歐陽公闢佛本論謂修其本以勝之正從
此章發出去推此則中國之所以禦夷狄朱子所謂其本不
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政

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亦與反經絕鄉原同意
 由堯舜至于湯章若曰湯于堯舜文王于湯孔子于文王皆
 得聞知其道于五百餘歲之後我今去孔子未百年與孔子
 之居又近然而不得聞而知之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
 聞而知之者乎此分明以聞知孔子之道任于己則堯舜禹
 湯文王之統亦自屬之于己而直任之無疑矣中間雖以見
 知聞知並例孟子本意却重在聞知上他日又曰予不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平日固以聞知自任矣朱子中
 庸序論孔子當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曾之傳得其宗則固以
 孟子為聞知孔子之道矣及解此章却又謂孟子以見知自
 任而憂後世之無聞知者註又以聞知而屬之程子明道一
 人却又自相矛盾處非是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為性天
 所賦為命此伊川之言也
 易言天且不違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程子謂此天字直指
 形而而上者言不以鬼神為天地矣此鬼神主造化之迹言
 與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同程子謂氣形而下
 者神是極妙之語羅整菴謂神亦形而下者故中庸鬼神章
 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就車見肅雍是車服之威雖不下嫁而苟簡忽畧然不挾
 夫以驕其夫家當時親迎而行必夫先婦後夫唱婦隨其肅
 雍家教宛然于車服之間也故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或以
 車服之威上見和敬此則主嫁者之事非王姬也

說
 東
 錄

齊工部尺書經教詳家七字意書安會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夙夜正指宵凡妾御不敢當夕夜見星
而往夙見星而還宵字夙夜字當與夕字對看每日有旦有
畫有夕有夜夕是日將入星未出之時

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其仁桀紂帥天下以暴民亦從其暴
不能使之仁矣此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句不可
將堯舜反說有己求人無己非人便是怒所令反所好便是

藏身不怒

有德必有言章聖人因春秋之時言有枝葉而人多好勇便
以能言為有德能勇為有仁故特發此論若謂人都于有言
者便信其有德殊不知有德者固必有言有言者不可必其

有德其出于便佞者亦有之矣人都于有勇者便信其有仁
殊不知仁者固必有勇有勇者不可必其有仁其出于血氣

之強者亦有之矣二言字二勇字俱就好邊說二必字二不
必字要重看

孝弟之性乃良知良能之不可解于心者戰國時人雖固蔽

于權謀功利然此性猶未嘗失故孟子道性善說仁義便及

孝弟蓋因其所明者通之也近日人性之蔽與古人殊異前

年楚世子弑父又每見邸報京師常有男子弑其親生父母

者近過江西聞有藥死其親母圖賴人財者亦有之此何等

世界也嗚呼風俗瀾倒正賴賢者為之挽回其子弟從之則

孝弟忠信吾輩可不力耶

講學而本于躬行者其言方可敬信予嘗與唐荆川會客于

某公侯園亭予驟見園亭一樣方好荆川至今與羅念菴雖

當道送坊牌銀亦不受實有見于此可敬可敬

東 錄 芥子園畫傳卷之七 畫堂設屏取七字畫堂設屏取七字

淵之有元美道行華秀之持江者三頁

逸民章荆川曰逸之為言隱也民者無位之稱孔子却以三
 黜不去之柳下惠君長蠻邦之仲雍與讓國餓死之夷齊並
 言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二人者其脫畧于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緇焉則與遺逸者同也心與迹判然
 困心衡慮一節荆川曰此節即解夫所以降大任于是人的
 大槩意思若又作中人之性非惟膠萬孫叔教已是中人且
 困心衡慮與若心拂亂等字不是兩樣此的是
 予別羅念庵凡十六年別歐南野亦十六年至己酉辛亥方
 得會語裨益良多
 羅念菴云老家說修命佛家說修性儒家只說修道
 羅謂老子是欲清淨無為以治天下者其間道及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蓋指點却世人此等事云耳非為長生設也

後世惟漢文得之故以柔道致治而每事謙讓未遑賈誼却是銳然欲有為于天下者以此故不相合也渠自謂于老子書儘通曉因勸之註老子不知後來竟何如且謂老子原與聖人異聖人是無為而為老佛便自私自利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等語已說不是薛西園等乃以孔子之道解之終不得其旨歸予觀程子語錄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竊測天道之未盡者也羅論極是

予謂物有本末物字即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物字此物字起下二節格物物字本末字起下修身為本及本亂末治二處本末字先後字起下文六先七後字言所以必先知止而后能得者蓋以物有本末云云羅念菴甌南野亦如此說但羅

云物有本末不以本末平言如云物却有本的相似本便是
 身事即物中事人之身内包心意知外包天下國家故本是
 所當厚者也所厚即是身以身比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視
 身為薄聖人非薄于天下國家也以修身為本便是知之至
 也知止知字與知所先後知至知本知字俱同予謂知止即
 物格知至定即是誠意靜與安正是身修慮則舉天下國家
 之事經略一番而明德新民各得其至善而止之矣下文是
 詳言此節之意羅深然之予以答李三洲格物之說呈南野
 南野深以為然
 羅說口之于味性命一章曰性只是一個命亦只是一個無
 兩個的理俱是就理言凡自然相遇而相得處便是天性凡
 有所制而不可知處便是命此章不重性命合一之意還是

朱子所謂因人以前五者為性云云也如口之于味不拘聖
愚一見便會喫此良知良能之所在非天性而何然屬饜則
止過多則病非止貧賤者不能足其欲富貴者亦有所限制
也此則出于天命之自然莫之為而為者不知其然而然者
也非命而何凡言命者俱是在我之命如曰君子以致命遂
志所以立命等處俱是惟有命故君子不謂性之所有而求
必得之也至于仁之于父子宜其相遇而相合者然堯不能
得之于丹朱舜不能得之于瞽瞍此則莫之為而為雖聖人
有所不知不能者非命而何然父子相得相感自是天性
子且盡吾心焉安知其終不可化故君子不歸之于命必求
至相得而後已也義之于君臣如三仁便是禮之于賓主即
三反章看便是知之于賢否如晏嬰之不知仲尼便是聖人

之于天道如孔子便能時中夷惠尹只成得一行同于天道耳非命而何五之于字當看此的是

羅論孔子集大成章云首一章只說孔子集大成處及末節方發明孔子所以異于三子處原公孫丑章答是則同敢問

其所以異孟子只舉各人稱贊處以見之實未嘗言其所以異也至此却云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由射于古步之外其至

爾力其中非爾力也巧也以見孔子力固之餘尤能巧于發矢而各中其節三子雖巧力各中其一節舉全體言之巧固

有所不能盡也此孔子之所以異于三子者歟此亦的是予嘗質南野以始終條理明白是知先行後南野曰不成力與

巧是兩時事予謂巧力雖一時齊具畢竟巧先而力後也還是

羅謂顏子克復是渾身喫羊肉的仲弓便是逐節喫的其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是言勿有非禮之視勿有非禮之聽勿有
非禮之言動若待非禮在前而後勿視聽言動便是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謂之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的是
予問顏子仰鑽瞻忽是猶未知事異而理同也必待博約之
訓而後知欲罷不能曾子精察力行宜自解一貫之旨也必
待夫子點化而後知道即忠恕今難如予之愚而亦知此何
耶羅曰兄能有如彼一段在胸中否予唯唯予又謂論語
兩言一貫俱是言道本如此心學本如此非告子貢專言知
告曾子專言行也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言夫子之道所
謂一者即學者忠恕二字亦能貫通萬事者也不是以忠比
一恕比貫忠是帶言要之只是恕之一字故曰有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又忠恕違道不遠下只舉恕以證
 之亦可見羅曰決是如此說
 羅謂天下之言性也一節俱是說不好謂孟子不言利末節
 可坐而致也也字當作乎言必有差不能致也亦是說不好
 歐南野亦如此說予謂不然孟子言天下之言性者不要說
 杞柳不要說湍水等只說故事便無遺論了如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也故就人論即是赤子之心就水論便是江淮
 河漢故道蓋故者必本于利的利順也人性為善便順為惡
 便不順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鑿字正與利順字相反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無惡于智矣云云此節
 皆發明以利為本而故字在其中末節則言故字而利字自
 在其中下二節只是發首節之意末節言若只求其故豈惟

明

人性易論雖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只求其故則千歲以前千歲以後之日至可以一定之法而坐奠得到正是順其性而不逆其運行自然之理斯所以言天與星辰之性也天下之言人性也可知矣歲差只是小異不是全差與此章之說無碍南野然之予謂不怨天不尤人一章當與索隱行怪一節參看便見人莫知之意思羅謂此章合重教子貢之意子貢雖多學而識然與聖人下學自不同且或未知上達也故聖人發此以教之予觀其以文章性與天道兩樣看便見其下學上達的道理與師言之道歟言之下一讀羅云然羅謂聶雙江或疑伊尹出處合于孔子何為只是任的意思

辨文管元夏臣後轉文

在子細思孔子可以止則止初不必于止也可以仕則仕初
 不必于仕也伊尹却俱有意必也孔子謂如有用我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且謂博施濟眾克舜猶病伊尹三聘而起便以
 克舜為己任而欲天下無一大不被克舜之澤何其任耶此
 正不如孔子處
 學有力行有妙悟羅云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羅念菴謂誠無為幾善惡至誠於善
 惡之幾必先知之必長善而絕不善則其興亡之幾蓋已決
 之于我而命由我出道由我行矣夫知幾其神乎至誠之先
 知幾如此故曰至誠如神也然既至誠豈復可言不善及問
 之甌南野却謂國家將興云云見乎著龜二字即指禎祥妖
 孽曰見乎著龜則知見乎麟鳳諸物可知曰動乎四體則動

乎喜怒哀樂言語者可知然其中有善有不善禎祥因為善
矣亦有為不善者如麟獲龍聞及王敦筮得黃裳元吉之類
是也妖孽固為不善矣亦有為善者如高宗雉鳴桑穀生朝
及克湯水旱是也惟聖人善必先知之不待國家之興而後
知其為善不善必先知之不待國家將亡而後知其為不善
故曰至誠如神也此說更易簡分明

鄒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恒雜而不厭若雜
而厭非所以為恒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的不可惡也前賢
此語即是日用飲食

斷大事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處患難
亦然易曰外柔順而內文明

隱居求志一節固見君子體用一致完名全節之難得然夫

子此章實有嘆已不得行義達道之意而所感者深矣
何謂君子不器無意無必隨過而安便是不器

孟子答曹交章舉徐行一事以明孝弟舉克以見舜舉桀以

反克皆古人文章高處

孔子以賊罵人而直指鄉原者以直道難容即有過人所易

知鄉原立心不直一心迎合人意惟求一鄉之皆好人將不

覺其過失而為所惑也故亂德他日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其亦為此乎然老莊亦孔子同時人不止是鄉原一種老

子猶龍之說自是史記是非謬于聖人處

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是聖學未嘗不貴乎虛也孔子有取

于空空鄙夫是聖學未嘗不貴乎空也但虛而有主故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空空而求所以寶之故孔子有兩端之竭若

老氏虛而無佛氏頑坐所以不可同于聖賢之學或者惡佛
老之虛空直讓二字于佛老而恥言之是不知學者也
易詩書春秋禮記相繼而作都是發明天地間身心上一箇
道理易書詩道理至孔子時不明孔子却就群弟子問答發
明一番見于論語又即魯史之義作為春秋至曾子時春秋
論語之理不明于人不得已却作大學至子思時大學道理
又不明于人不得已却作中庸至孟子時中庸道理又不明
于人不得已却作孟子七篇聖賢用心立極處無不同是發
明這箇道理所以孟子所言即同子思子思所言即同曾子
曾子所言即同孔子孔子所言即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
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言雖異詞而理則一致非是一人
立一箇套子以欺世也善學者須會其意約其理能見得言

異理同處斯于道思過半矣
 五經皆示人以道理而關係道理之大者方叙于首故易首
 乾坤書首欽詩首關睢春王正月禮首毋不敬皆其關係一
 經之大要其餘可兼該于此矣
 詩與易書春秋並傳詩之益人孔子雅言以示門人小子及
 其子處亦已詳矣其學詩之法孟子只一句道破曰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緣古人之詩以言其志發其性情而已因志在
 此事方發出此事性情而作此詩其詩之所言俱是人倫日
 用之常事鑿鑿皆實非空遠而無據者故杜詩發出憂君愛
 國之志多而後之識者稱為杜史若謂雖未足為經亦可為
 史以載當時事也近世文風大勝士氣益浮間有作者自謂
 能詩却便鄙夷老杜如作詩送人原無此志此情却杜撰一

篇閒說其論詩法必欲至于無可捉摸如水中之月鏡中之
影方語為上乘不知三百篇之旨其平如水得之則生其明
如鏡照之即見何等利人之用即至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
作何用耶聖人作經皆以前民之用故曰窮經將以致用也
後儒如傍花隨柳感興詩白沙詩皆有以發明三百篇遺旨
其唐詩詞賦等類雖音韻格調亦有取者終是無用耳故朝
制不用詩賦取士者以此此予私論諸子弟若以示人未必
不以為癡人說夢而大取謾罵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當其修時已是吉當其悖時已是
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豈不是吉計利則害義而不利莫
大焉豈不是凶記曰一念之善和風甘雨吉也一念之惡妖
星厲鬼凶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意放此

孟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中及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兩章
 與孔子民可使由之一章同意或謂權虞是使之知非是
 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厭然者是有忌憚之小人也笑罵從
 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却是小人而無忌憚者
 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則活
 潑潑地不會得便是弄精魂其說何鳶飛魚躍斯道生意之
 妙自然而然而然者也學者以集義為事能會得此意其用功必
 須有息然之節度不疾不徐勿正勿忘勿助必待此氣自生
 自長與天地化育見于鳶魚自飛自躍者同一生意之潑潑
 也不能會得此意吾恐勉強矯激偽為于聲音笑貌之間只
 是弄精魂而已唐荆川明道象山語錄序即敬以直內二句
 證學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恐猶有未當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者聖人之行所無事以敬直內以義方外君子所有
事難以一例者

大極動而生陽者動處便是陽非動而后有陽也靜而生陰
者靜處便是陰非靜而后生陰也然陽有動靜陰亦有動靜
故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處可見然又曰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又歸重于靜也周子亦曰聖
人至靜立人極易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動正是定處
王濬川曰性者物之靈能而生之理也人有生斯有性無生
則性滅矣故曰毀不滅性此說得性字好故曰成之者性也
黃大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如誥命相似繼之者是受命捧
誥出來時人何有不善及捧至任所成是誥命却便是不同

便是性也却譬得好看

方西樵儘讀書儘有好議論如云處心當如青天白日應事

當如流水行云作文當如長江大河

又曰出則為諸葛孔明范文處則為陶淵明邵堯夫又

曰孔子之言多在善處教人克治孟子之言多在善處教人

擴充又曰養性是養其性之善者忍性是忍其性之惡者

性本有善惡書曰不虞天性又曰節性惟日其邁若性皆善

而無惡則何用虞何用節為又曰周子太極圖是就道生

天地說出來說者強以有天地後事解之安得通故終引易

曰原始反終此周子之意也又曰格物是學者事窮理是

聖人事又曰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是孔子言性與天道處觀之者二字之指道言者

易言元氣

字已就人言人繼天而生原初只有善及至成性便有善不
善又曰凡言性者皆理之寓于氣質者也離氣質而言性
則虛無矣雖聖人之性不離氣質豈可分為二哉天命之謂
性亦是天命于人乃謂性若夫未命于人安得謂之性既命
于人便屬氣質又曰性字兼理氣命字亦兼理氣昏明強
弱以理言窮通壽夭以氣言皆命也仁義禮智以理言喜怒
哀樂以氣言皆性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太極之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道也率性之謂道人之道也孔子
言道備矣又曰明于配義與道集義所生之說則理氣一
物二物其義自明程子曰道無體以氣為體理氣豈果二物
乎又云女為君子儒章註謂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非
是子夏在聖門最切實為己者但在近小耳故聖人廣大之

洪武元年夏四月...

欲其為大人之儒毋為小人之儒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好仁好禮好義者大人也學稼學圃則小人耳聖人
 之意正欲其為彼而不為此也又云易文言先言誠意而
 后致知是聖人之學自誠明者也大學先言致知而後誠意
 是衆人之學自明誠者也又曰象山是孟子之學文公是
 子貢之學又曰中庸以性明此道故極于盡其性而後已
 孟子以心明此道故極于盡其心而後已以上俱說得好
 但謂大學是為學次第中庸是作聖次第大學是大人之學
 中庸是聖人之學慎獨是靜時工夫出門如見大賓二句是
 動時工夫此却所失非細
 稷契皋陶無書可讀諸葛武侯讀書獨觀大畧不求記陶淵

明讀書不求甚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亦是此意王
三原謂丘瓊山在朱子脚盤水討分曉某却在洙泗源頭討
分曉王言極有味惜丘不能受善也
仲尼集羣聖之大成參兩間之妙用則渾然一理純全燦然
泛應曲當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
也其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其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
天地之所為大者如此孔子一以贊之之妙非天地孰得擬
諸其形容哉萬物並育是申上天地二句道並行是申上四
時二句此節不主感大悠久說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一
時事不相害謂不相妨也若人育物不育草木育鳥獸不育
牛育馬不育則妨矣寒生暑不來日往月不來則悖矣天時

是變化無常的上律就通變處言水土是一定不移的下襲
 就守經處言克舜文武之道不過如此
 葉公問孔子章按葉公問政論直孔子皆與之言是非不知
 孔子者觀夫子惟以篤于好學告之或葉公問謂夫子生知
 未可知也故子路不對若有非所問而問則夫子所答與所
 問不相當矣朱註云然者必是相傳之誤按范祖禹與陳瑩
 中論顏子不貳過惟程伯淳能之時瑩中不識伯淳乃作責
 沈文以自責非問之意必起此
 君子不可小知章言君子小人各有短長能取其長皆可用
 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便當以大任授之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便當以小事任之可字猶能字每句不可俱
 就一人說受是君子自受知亦是君子自知知是曉得幹此

事之謂若如舊一句中不可就二人說是文理欠通矣
或謂孔子惡鄙夫患得患失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
無君則吊不似于患得乎曰富貴者聖人之大寶聖人非得
富貴亦不能致君澤民布道德于天下故以道得之君子之
所欲所樂也豈有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之理然非人君致敬
盡禮則不得見之故燔肉不至則行顧蜚雁則行問陳則行
其于不義之富貴又如浮雲也孔孟所以終身不過者以此
故欲得富貴之心雖聖人不能無若患失則無有故曰苟患
夫之無所不至矣然聖人欲得富貴惟在得志行道德于天
下功名已非所論矣鄙夫欲得富貴惟在宮室妻妾之奉而
已天理人欲同行又異情也雖然孔孟雖終身不得富貴而
道德功名至今滿天下后世我何為不豫哉而必患得之也

殺一人是極大事孟子士何事章朱註指為小者何也以大
 人之事業槩之也我國初殺無辜者何限然而用夏變夷功
 蓋萬古天地神明亦厚念其德澤之大而不計其餘矣本支
 百世豈偶然哉
 君子有三樂及廣土衆民二章皆是孟子不得樂以行之而
 自樂其樂之情也若謂人皆以天下勢分之樂為樂不知君
 子性分却有真樂如此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亦此意
 也凡為天下之玉曰玉行王道于天下亦曰玉中天下而立
 在君相皆可言之文王以服事殷而曰得志行乎中國亦是
 中天下而立玉業不偏安自唐虞至今未有僻在一隅而東
 海西海南海北海不在外者非必地方必在天下之中也文
 王在西鎬而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彼妹者子何以告之章周衰禮廢大夫不可士也久矣今大
夫獨建此旌旗乘此車馬以下賢其國人創見之惟恐賢者
不能報稱也故曰何以與之何以告之言雖有所與有所告
亦不能報此盛舉也非謂賢者無所畀無所告也
不素殫就伐檀一事上見之當元拓開說如官守盡職言責
盡忠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皆是不素餐處
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回也三月不違卓有所立其庶幾乎
道乎故樂天知命雖屢至于空匱而不改其樂也賜則不能
安受天命而貨殖焉每事惟德度而多中未能致德性之知
而一以貫之也此夫子以道義之行德性之知而較回賜之
優劣欲賜之求至于回也他日曰女與回也孰愈則欲賜也
以此自較求與之同歸耳子貢却又就聞見之知較之故夫

子曰女不如回也我說女不如回也與不作許字解如此屢

空章亦是與汝不如回處

曾子啟手足章此曾子保身之常道與一出言一舉足不敢

忘父母不登高不臨深不鬪狠以危父母者同一恐懼修有

之意然則龍逢比干之不免其不得為全歸乎曰忠孝隨在

而盡君子惟道其常此因疾為門弟子言之耳若曾子處龍

逢比干之地則亦慷慨當之庶全歸此理耳故王尊不失為

孝子王陽不失為忠臣

王青蘿漸遠謂誠意原是人鬼關學至誠意則直無惡而實

有善矣如何又有嘉怒憂懼之不得其正之其所親愛五者

之偏耶予謂昔儒已有正路上失脚之喻矣青蘿曰還是學

雖是至意誠而點檢工夫却不可少一失點檢則物交物引

之而已安得心無沉着處情無偏處此非實用工者不能道也然四不正及五辟只是好惡兩字非是意有一樣心有一樣身與家人接又有一樣身心意之所及求其正而不偏編是格物非格物之外又有此三樣青蘿又論經權二字還依程子權即是經為是予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程子有權即是經之說然以不告而娶一事例論之告而娶者為經不告而娶者為權權與經以事言迹言分明有不同矣故朱子謂權與經亦當有辨以理言心言其實同一孝也故君子以為猶告程子謂權即是經程朱之論各有所指漢儒反經正以事言迹言合道正以心言理言要在人善看大抵自古聖賢所為雖不同要之俱欲合經常之道耳即不得已應變而行權如不告而娶正所謂全父

子之大經而已譬之走路各省要到京師自有一條大路便
 是經或大路為江河所潰為盜賊所阻便隨人由小路去此
 便是權權亦是求到京師大路小路所由雖不同其至京師
 則所同也此可以知經權矣
 釋家有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是曰五乘
 禪又有十乘之說法華經云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注說
 只有一乘無有余乘也此亦是道家真一之義乘如字平聲
 借車言之也作去聲亦通
 道云真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言一則明三則昧反言以見
 道之亦貴于一也金剛經謂我得無諍三昧中人最為第一
 似指為幽玄之義欲附儒家無聲無臭之說已非本旨榆林
 志謂學士樂去纏縛而就解脫每下直出門謂小三昧出銀

臺門上馬謂大三昧則益遠于義矣

陽明子語道之本體無如拔本塞源之論蓋孔門學者只在

求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自私者失之一讀此論使

人毛髮灑浙心胸豁然已見此道大槩矣其論工夫無如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即是謹獨之說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之外再無一種別工夫也陽明又稱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最是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

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貧賤富貴患難死

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在人情裏其工夫只在致中和致中和

只在慎獨王龍溪水西冲玄會言獨指致良知為本體工夫

不若指前三節示人為簡易易知也其謂自聖人分上說只

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

洪文公元嘉區後車券分世道者之真會

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
 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空亦未之思耳此則簡
 易易知又其謂陽明子嘗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
 工夫予謂不若易之曰不觀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
 猶為簡易易知不至駭人聽聞也斯道本體即未發之中也
 戒慎恐懼已發時事如何指為本體不觀不聞四字即下文隱字
 微字蓋念頭初起人所不觀不聞以地言則為幽暗之處故
 曰隱以事言則為細微之事故曰微止與見字顯字及十日
 所視十手所指見君子而後厭然處相對說謂斯道本體于
 是乎見猶可說也就指此地此事為本體則幾已有善惡非
 本體矣而又指為工夫然則戒慎恐懼為何物乎指不睹不
 聞為工夫則指無聲無臭為天道工夫可乎陽明子議論或

顛倒豪傑使人自悟處有之善學者不當執一看也然深究
陽明致良知之意蓋起于朱子即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而
後物格而後知至之說恐學者終無有得力之時故不得已
為此簡易之說以救弊也謂之救弊之說則可就指為千聖
秘密之藏為萬世不易之論則不可指以語中人以上者則
指以語中人以語下者則不可良知本配良能而言致知當
對力行而言既曰致良知獨不當又曰致良能乎雖致字之
中亦有力行工夫在而使初學者聞之終似少他一脚且似
不涉見聞使人無處着力何能使之濯舊見以來新意也聖
人之言上下皆通前後左右不相背陽明高弟能擴陽明
所未發胸中了了而筆力又有以發之者無如鄒東郭氏陽
明以致良知為凡學道者妙訣猶之鄒東郭以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為凡學者妙訣也此二項皆大賢以上事而使凡學
 者為用力始地何以能有成功如孔門問仁惟顏子方可告
 以克己復禮在他人告之知己為何物知禮為何物知如何
 克己便能復禮便是為仁故告仲弓便曰主敬行恕告司馬
 牛便曰其言訥告樊遲便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且樊遲
 一人之身問仁三次先告以此三事繼方告以先難後方告
 以愛人自古聖賢善教人皆隨人隨時以變化惟論規矩只
 是一般其入道便有千谿萬徑雖然陽明致良知三字固
 未足為凡學者妙訣然其言有益于學者極多如曰知是
 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曰知
 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曰省察
 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曰定者心之本體天

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曰理無動者也。動則為欲循理則

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孟子集義而不動心是復其心之

本體。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墨氏兼愛反不得謂

之仁者愛無差等便是無根便不能生生不息如何可謂之

仁。曰主一是心主在天理上若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

上則好色一心在好色上亦謂之居敬可乎是逐物也。曰

窮理不是就物上窮只是窮此心之理與居敬只是一事就

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

曰格物只是要正意念中之物純是天理而已純是天理

便是窮理。曰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是自性明白時

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分也。其尤痛快人者如

東 朱 卷之五 居敬窮理章第十一

卷之五十五 嘉慶御製 欽定四庫全書

曰聖人應變不窮不是預先講求亦講求不得許多聖人之
 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若後世所謂
 格物却是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而未磨胡能照其餘說
 散見于予私稿者亦多要皆有功于聖門有益于學者不必
 專在致良知三字求之也雖然朱子折衷諸儒之說以發明
 大經四書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功與陽明子當何如
 論哉要之陽明為朱子忠臣能擴其所未發則固有之然陽
 明子所以得啓一己之蒙而能發之者未必非朱子折衷傳
 註之力也况致良知三字實本于知皆擴而充之一句朱說
 說與陽明類者莫不錯見雜出于傳註語錄之中惟其註疏
 太廣而照顧或疏荅述太多而傳聞或誤以致說不歸一而
 註或偏蔽或反失之于緊要處亦有之矣在大學則格致章

在中庸則尊德性道問學章在孟子則學問之道求放心章
傳載其易簧之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至于格致章却終
不見改此誠不知所謂誠不免于陽明子之議者善學者引
伸觸類補其闕畧正朱子肝鬲之所甘也又豈可以是而短
之哉雖然此就著述論之耳若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
為匪懈脫然勢利之外純然道義之中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謬不悖無
疑不惑者朱子如此等處陽明或瞠乎其後矣姑書所見以
俟知者

祖述堯舜章子思推尊孔子之道德實同天地之大矣繼言
天下至聖天下至誠亦惟孔子足以當之惜不得位不得致
配天之業耳然言天下至聖則由內說從外來以至凡有血

游文卷元嘉區從東樂分主注卷多長會

氣莫不尊親而曰配天是至聖即天也言天下至誠則由外
 說入內去以至知天地之化育而曰浩浩其天是至誠即天
 也夫天道遠漠幽玄子思恐學者求之于遠而反失之又或
 謂聖人如天之不可升不知求之于己也故此章專就自己
 身心上說到同于天道處一章緊要在惡其文之著也一句
 有為己之心惡其文之著而欲其寶之藏是有求為聖人之
 志者也而又知天下之遠風化之自其幾寶由于己知由己
 之微可遠之天下之遠之顯以成風則自然知着己用工夫
 而可以入至聖至誠之德矣潛伏以下四節雖有入德成德
 之殊却俱是着己用工夫愈密而愈求其密必求不顯之德
 同于天道無聲無臭而后己也末一節只是比擬贊嘆不顯
 之德之妙如此耳夫由此為己之心用功不已即可以造天

道之妙則至聖至誠之道德盡收拾于己而無遺矣始也天
未始不為人今也人未始不為天人合一之理自是吾儒
實事也豈可求之幽玄自暴自棄而自失之哉此章之意蓋
如此中間曰潛伏曰內省曰無惡于志曰人所不見曰屋漏
曰不動曰不言曰無言曰不費曰不怒曰不顯曰篤恭正是
文不着處皆所謂闇然所謂淡簡溫者也然曰民勸曰民威
于鈇鉞曰百辟其刑曰天下平皆見諸遠而成風之顯者如
此正是錦之實不可掩處所謂日章所謂不厭而文且理者
也首節不重在君子之道上言其有為己之心故其道如此
非若小人之道如彼道便是至誠之道不指根器說淡而不
厭三句又申言闇然日章之意曰無惡于志即與惡其文之
著一句相應簡而文文字與文之著文字相應

學庸乃古人論學傳道之書傳者尤貴分疏明白使人一讀
 了然乃始有益于世予少讀章句或問見朱子于呂游楊侯
 諸說條分縷析剖決無遺己不勝痛快然于其格致之補次
 序之別及知仁勇費隱天道人道之分屬川流敦化章次之
 相承亦不能無疑及長讀陽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格致及中
 庸首章之說亦又不覺痛快然于其古本之復雖嘗三思不
 得三投棄之復三拾而思之終不敢以為是也且於中庸故
 至誠無息章序于誠者自成之後亦嘗疑或錯簡未敢質諸
 人也日問柯雙華謂陽明於我朝理學獨稱楊鏡川守陳公
 而苦未見其書及參知廣東伏承黃泰泉借之學庸私抄見
 公于大學再為分經分傳不待補綴而傳義燦然中庸不分
 章而更定其序庶幾二書端緒相承血脉通貫始知學庸古

本實在于此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真可行道
學之傳也而諸說紛紛可不攻而破矣

學而章此當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同

看聖賢之學原是如此學者學存此心之天理也學而時習

則自得之矣故悅悅是義理說我心之說學至朋從遠來則

以所以成己者成物矣故樂樂字以伊尹思天下之民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例之其樂可知此是論

其常若人不知而不愠如孔子之在春秋所如不合而夫子

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則天理純全無所間斷凡

世間一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以奪之惟聖者能之

故曰君子此君子不可以為己意發之古人一學起便是為

己

既

兼

錄

斤一五之書言後章不三子賢言之

其為人也孝弟章以孝弟為仁之本即上文就見之孟子所

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本諸此

巧言章巧言悅人易見今色悅人則隨人所好之色即做為

一種之色悅之此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而由衷之道失正

顏色不近信而根心之性微矣故曰鮮仁仁人心也

賢賢易色章二學字俱指讀書言古人為學未嘗不讀書如

誦詩三百可以概見然却有先後若以弟子入則孝章與此

章參看便見子夏之言有偏處竭力是盡其力之當為致身

是不為其身之私計非止是死節一事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首節當與程子所謂只整齊嚴肅則心

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又謂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

則日就規矩者可參看重而威是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至

則日就規輝者可泰相重而威是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三

忠信是存于中所以應乎外也有此二者而又加下文交修
警敏之功則學純而聖可至矣友不如己是志向不如己者
慎終追遠章親喪固所自盡追遠亦是自有不可解于心者
而自追之耳而能使民德歸厚此當與易先王以享于帝立
廟處參看

三年無改父道章父沒而觀其行善矣又必三年無改于父
之道乃可謂孝此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而無改焉猶
有不忍死其親之意所謂之死而致生之者也故謂孝孝百
行之首也今世人性之蔽已極父未死猶有擅改其道者矣
然後知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及古聖臣輔守成之君大率不
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則曰毋作聰明亂舊章其用意
遠矣

疏
兼
錄

卷一百一十五

禮之用章有子言禮之所以行者在于和所以不能行者在不
 能善用其和蓋和非禮外之物即禮之體就人情之所安
 處者言之耳所謂和而不流者也若知和之為貴而一于和
 不復節之以先王之禮斯所謂和者非禮之體而流蕩忘返
 小事大事皆失其節禮之所以亦不可行于天下也然則必
 嚴而泰和而節庶合于先王制禮之意通于萬世人情之公
 禮庶無時而不可行也而偏于和焉可乎哉
 君子食無求飽君子之志不在安飽惟在敏事慎言上做工
 夫却又恐自己工夫差錯去就言行有道而求正焉必欲求
 自己言行工夫純正能如有道者而後己是學之弗能弗措
 也如此却可謂好學也他也日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只
 舉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蓋古人之學原是如此故曰

禮記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君子學以致其道

無諂無驕章此亦可見古人之學只在事變上做工夫處其

事指前論學言斯之謂指詩之所謂

為政以德章以德為政則紀綱法度皆在其中如舜稱無為

而治而微五典齊七政命九官十二牧誅四凶何嘗一無所

為為所當為而不見其為焉耳若老子所謂我無為而天下

治又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與孔子此章及稱舜無為而治之

意大不同

詩三百章六經雖都是說道理文字而大義不同易是一箇

時字書是一箇中字禮是一箇敬字樂是一箇和字春秋是一箇

一箇褒貶字夫子謂詩三百其中有一言足以盡蓋其義者

紙

線

線

新刊... 卷之三

學問回不邊想不亂過為好學蓋古人之學原是如此故曰

曰思無邪者是也蓋詩以理性情者聖以詩立教正欲使人
 得性情之正而已今曰思者性情也曰無邪者得性情之正
 也故雖一言足以盡蓋三百之旨矣然其所以使人得性情
 之正者只是詩之善者足以興起人之善心而已至如鄭衛
 淫哇之聲鄭尤甚于衛夫子明言鄭聲淫而云放鄭聲矣又
 惡鄭聲之亂雅樂矣則其刪詩必削而不錄無疑而今鄭衛
 之音猶雜在三百篇之中者陽明子謂必秦火之後漢儒附
 會以及之也朱子或未深思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夫
 示人以善猶恐其未興于善也而示之以惡民將指為口實
 而縱惡無忌者必多矣何以懲創之也孔子他日曰興于詩
 語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曰汝為周南召南語門人曰小子
 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歌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

詩之旨言元善國俗車錄之者道者三言會

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歌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讀鳩鵲燕民之詩皆贊之為知道于子夏子貢之論詩論
學皆許之以言詩皆指詩之善者耳且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皆止言詩三百
篇今三百十一篇非聖人之舊矣孟子尤長于言詩者七篇
之中未嘗及鄭衛一句可以見惡者之不足以懲創人而得
性情之正明矣不有陽明子則真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又從
為之辭而聖人論詩之旨荒矣雖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春秋之所書者大半皆亂臣賊子之事其何以放鄭聲
而謂其不足以懲創人也嗚呼春秋所以明天王之大法以
示亂臣賊子之當誅其書篡書叛書弑者不一而足且諸侯
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中國而入于夷狄則夷狄之
夷狄而入于中國則中國之其悖典庸禮命德討罪不少假

阮

棘

緣

斤一之君臣父子之義

貸讀之者凜凜然知惡之必見誅于天下也雖有亂賊之心
 而且不能無懼此則斯可以語懲創人逸志也若鄭衛淫哇
 之風入于詩漫無所可否其何所懲何所創耶
 道之以政章此孔子因當時為政者都尚政刑不尚德禮故
 舉政刑德禮之得民處言之以見政刑之不如德禮也然堯
 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刑政亦是少不得的舜不誅四凶天下
 未必咸服武王不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未必行
 焉
 犬馬有養章聖人豈肯以父母等犬馬而云然者甚言能養
 而不能敬便是視父母如犬馬使凡能養者決不可不敬以
 將之也
 由誨女知之章子路常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如正名等類見

論語集注卷之五 季氏篇第十

之孔子故教以知之之道云爾若云爾無謂盡知斯為知之之道也吾教爾以知之之道必知之者方為知之其不知者即說不知不以不知為已知如此是己之良知明白而無所欺蔽此便是知之之道也知之為知之一句是提起不知為不知一句來反說者不可平言之觀此則後儒謂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其亦不知知之之道矣

殷因于夏禮章禮有本有文本指三綱五常文指制度文為制度文為正所以節文三綱五常者三綱五常萬世所當因而不革不待文獻足而后可徵者此不待論子張問十世可知者原不指此此二禮字與夏禮殷禮吾能言吾說夏禮學殷禮俱指制度文為言殷因于夏禮所損益言殷依據于夏禮所當損者損之所當益者益之也下句放此夫由夏即可

禮

禮

禮

禮

由婦女知之章子路常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如正名等類見

以知殷矣由殷即可以知周矣其或繼周者又依據周禮而
 損益之故百世可知也如此說方于二禮字不混雜
 是可忍章此忍字是貪昧隱忍之忍是忍心害理之忍與必
 有忍其乃有濟與張公藝九世同居百餘忍字不同彼是忍
 所當忍者也此則不當忍而忍之者凡君子于綱常倫理紀
 綱法度不敢越踰只是見得天理人心不忍泯滅故不忍故
 意踰越焉耳今人倫舞于度是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蔑
 視天子不在目中而忍心害理甚矣是而可忍則凡弑父與
 君何不能忍而不為之乎此聖人責季氏之本意也莊子有
 言父子之情不可解于心是不忍解也此言是矣其曰君臣
 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有可逃焉即逃之矣非不能忍
 也却不知君臣難以義合其實以臣事君之忠亦是不忍可

詩文卷之三
 國朝御製
 卷之三
 國朝御製

解于心的故張巡雖掘鼠羅雀殺妾而不忍降城蕪武雖噉
雪吞糞十九年在夷害中而起卧不忍遺漢節皆是認得君
臣之義不忍泯滅而逃焉耳此忍字豈可少着于君子胸中
者耶

或問禘之說章禘之大旨只是先生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
及其至遠之祖耳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
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致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
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正指講禮者言

王孫賈問章天神最尊提出天字正是壓他竈與二字之意
愛羊愛禮章禮廢而羊存則猶有興復之望夫子謂吾其東
周謂武未盡善而以至德稱泰伯文王其非愛禮而欲存羊
者乎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盡美盡善章樂只是許多聲容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
 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
 處夫子謂武未盡善所以示萬世以臣道也謂湯武革命順
 于天而應乎人所以示萬世君道也有湯武救民水火之意
 而後可以誅獨夫無伊尹之志則慕耳孔孟之見正同
 造次顛沛章仁人心也心不可須臾失故仁不可終食違然
 終食不違或處暇也造次則急遽苟且時不暇為事在謀始
 難乎其為仁矣而造次必于是焉境雖不自暇而此心之仁
 靜亦定動亦定矣此周公辟居東山赤烏几几孔子微服過
 宋桓魋如予之時也然造次不違猶有他日也顛沛則傾覆
 汎離此身無所聊賴時不能為事在令終難乎其為仁矣而
 顛沛必于是焉君子蓋以舍此無所用力故視死如歸視患

艱沛必于是焉君子是以舍此無所用不故視死如歸視志

難夷狄行乎夷狄患難而此心之仁至死不變矣此子路結
纓曾子易簣蘓武餐糞嚙雪卧起持漢節張巡羅雀掘鼠不
降之時也此正仁以為己死而後己之意其視富貴貧賤
固如寒暑晝夜之相代乎吾前而非道不去非道不處亦在
其中而不足言矣富貴貧賤以逆言終食不遺以心言逆猶
可以飾情能之心無一毫之不存却非君子不能也蒙引云
集註以此為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
性實無動靜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以存養專是靜工夫
不知道不可煩更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
意更多也其曰存養亦將謂存養于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
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

朝聞夕死章死大事也朝一聞道雖夕死亦可者甚言人之
 不可不聞道也不聞道則老而不死是為賊雖長生不可也
 聞是工夫積累既久一旦豁然貫通怡然理順之謂若止聞
 見之聞未必可以死也或謂朝聞道則夕可殺身以成仁者
 非此章本旨
 夫文章便是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便是文章之根抵本是合
 內外無精粗的子貢至此猶看得兩樣若聖人便看作一樣
 如嘆堯之蕩蕩不可名却曰煥乎其有文章也只作一樣看
 耳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亦道也道亦
 器也自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亦只如此看
 臧文仲居蔡章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
 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故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筮者是以神輔人義以神主人也故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今文仲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于此必輕于彼而人道之所當然者必在所畧矣此豈智者所為乎知者當務之為急
十室忠信章聖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便要好學以求其至故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可見天下有美質的甚多但不如丘之好學也則至道終難聞矣若言十室之中必有忠信如丘者只不如丘之好學則好學者甚多矣便非本意
質勝文則野章君子與野史字正相反文質非判然者也質終是本如質當七分文當二分便是彬彬適均若以五分質五分文文質相半為彬彬則如五升水用五斤鹽而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論
文
質
相
半
為
彬
彬
則
如
五
升
水
用
五
斤
鹽
而
味
不
得
調
矣
此
斷
斷
必
然
之
理
也
故
子
貢
所
謂
文
猶
質
也
質
猶
文
也

為失本末輕重之差

中人以上章言至道難聞至教之施當因其人必中人以上

方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便不可以語上故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然中人以上但曰不可以語上非是可以語下而

以下等之事告之也聖人教人惟一理理是形而上者不是

形而下者若曰下學上達則可矣

敬鬼神而遠之二句夫子所謂鬼神便是合于祀典的以鬼

神為有知也時時有對越之誠惟恐一言一行或得罪于神

明處便是敬却不靠他轉禍為福日去謠瀆他如居蔡之類

便是遠務民義正是敬中事敬以心言之

齊一變及逃揚逃墨章變齊變魯者皆欲變至於道猶逃墨

逃揚者皆欲逃至于儒然齊欲變而之道未必遠至于道一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中	君	意	曾	失	童	文	是	夫	一	之	得
亦	子	可	子	而	子	正	文	子	義	後	則
無	坦	見	得	後	見	所	亦	之	者	教	知
入	蕩	矣	之	生	章	以	非	文	或	弟	其
而	蕩	矣	以	可	互	約	止	章	非	子	立
不	蕩	矣	暝	畏	鄉	禮	是	朱	孔	學	教
自	章	矣	目	或	童	亦	讀	子	子	文	不
得	君	矣	浴	可	子	無	書	之	之	亦	以
常	子	矣	沂	借	見	礙	考	意	行	在	文
坦	心	矣	風	一	關	夫	究	記	有	行	為
蕩	純	矣	雩	以	黨	子	之	者	餘	有	第
蕩	乎	矣	曾	激	童	教	謂	之	力	餘	一
然	天	矣	皙	厲	子	人	况	辭	之	之	義
也	理	矣	同	其	將	之	下	耳	後	此	可
小	故	矣	游	鄉	命	言	即	然	後	却	見
人	雖	矣	咏	閭	取	也	繼	道	此	以	故
之	在	矣	歸	也	其		以	之	却	文	教
心	貧	矣	而	他	赤		行	顯	以	作	人
牽	賤	矣	夫	日	子		及	者	文	教	第
制	夷	矣	子	執	之		忠	謂	之	人	一
于	狄	矣	與	燭	心		信	之	文	第	仁
人	患	矣	之	數	之		則	如	如	一	仁
欲	難	矣	其	言	未		博	茲	第	一	仁
	之	矣									

君子坦蕩蕩章君子心純乎天理故雖在貧賤夷狄患難之中亦無入而不自得常坦蕩蕩然也小人之

中亦無入而不自得常坦蕩焉然也小人之心牽制于人欲

利害而不能解脫雖在富貴之中亦常戚戚然患得患失而
不得一日脫然于懷也然則非有奪吾之樂者何苦不為君
子耶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夫子當時刪述六經人必以為作
者之聖故夫子謂我却述而不作惟信而好古以私附述者
老彭而已他日又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我豈
上知生知而然哉惟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謂為知
之次則可也夫子既非不知而作人必以為有知矣故又曰
我本無知惟教人則盡其所知雖鄙夫空空來問亦竭其兩
端而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如此數
章俱可錯綜參考惟謂子貢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似與多聞多見及好古敏求之意若不相

東

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也

倅然擇善而從便是一一則自能貫矣與子貢專就見聞上
 用工夫者全不同生知之知敏求之求俱就義理上言不指
 禮樂名物吾有知無知章或主橫渠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意殊非本旨
 或謂小學是做敬字工夫能敬方能格致誠正不知格致誠
 正都是主一都是敬也或謂學莫先于立志大學言意言心
 不言志何也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志也心之發動處是意
 意隨起隨滅的心之趨向期必處是志能明明德于天下斯
 志遂矣
 予問黃泰泉如何是成于樂泰泉謂樂不止聲音賓主和平
 而言也謂興詩立禮成樂是學者一時並用而不悖的詩是
 樂之章禮是樂之容非有始中終之別也予謂三件不過是

樂之章禮是樂之容非有始中終之別也予謂三件不過是

游藝一脚事借使不先志道據德而依于仁如何便能興詩
立禮而成于樂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若止就聲言則唐太宗所謂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
悲憂喜在人心不在樂也此亦名言也如何云成于樂明道
語錄云彈琴心不在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
心其斯謂成于樂乎然則一時之感不敢以為然也
按舜命夔律和聲之說則知樂為詩而非詩為樂而作也
夫古詩樂既廢君子果能以義理養心涵泳從容無斯須不
和不樂便是樂亦便是舜文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而樂作矣
魯兩生以禮樂百年而後興謂無舜也詩小序曰情發于聲
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乘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此則知樂成于人非人

東 樂

新刊之書言及...

詩經卷之五 禮樂分志 注者又曰

成于樂政成乎樂非樂成乎政矣論語曰興詩立禮而成于
 樂者何也曰此章所謂詩禮樂皆指經言小學十三學樂誦
 詩二十而後學禮者就經文言之也此則就三經本旨言之
 詩之旨思無邪禮之旨毋不敬樂之旨和而已矣詩兼音歌
 禮兼節文樂兼聲容說亦無害與即詩可以興之興與于詩
 則思無邪矣立即中道而立所立卓爾之立禮即古理字與
 約之以禮禮字同立于禮則履中正而毋不敬富貴不淫貧
 賤不移威武不屈矣工夫到此只恐辟而未中守而未化耳
 又以樂之和乎處養心使心安于理一毫躁妄意必之私無
 從而入涵泳從容勿忘勿助仍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
 目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則渣滓混化邪穢消
 除忽不自知入于成人之地矣故曰成于樂若原無興詩立

除怨不自知入于成人之地矣故曰成于樂若原無與詩文

禮工夫固無由到成人地位故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人矣不然雖日奏咸英韶濩豈能成得我耶然此章亦各舉
所重而言若只就詩言之思無邪三字聖人終身用不了克
之放勳欽明克讓而已矣豈止成于樂善哉周子曰樂者
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
和心達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
神祇格鳥獸馴
闕雎之亂章孔子謂伯魚為周南名闕雎周南之首章也此
曰闕雎之亂非是以闕雎為樂之卒章也凡篇章既成撮其
大要以為亂詞如離騷首篇亂曰云云可見闕雎本是風始
亦應作者始奏此曰亂言奏其亂辭如此也而全篇之洋洋
盈耳可見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是到頭之事故以

疏
樂
卷之五
周南
闕雎

篇終之亂辭為亂也

狂而不直章此為氣質之性不善而又習為不善者而發如

此却無復可入于善矣故甚絕之耳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章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

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是何等尊貴何等

威權何等奉養何等快活却不把來在身上自尊貴做威福

自奉養做快活似全與他不相干預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

與

大哉堯之為君章堯之德指君德之所被者而言成功是事

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所以致成

功的如禮樂法度是也禮樂是教法度是政皆是堯舜之心

術精神運用處德如中庸至誠成功文章如中庸悠遠博厚

紉體神通用處德如中庸三載成功文章如中庸德速博學

高明德是威德成功文章是大業大業亦德之所在也要之

成功文章就德中指出一二言之以見不足以名堯之意耳

德不可名則成功文章亦不可名成功文章可見則德亦可

見但不可名耳非以德為神化難名以業為形迹可見如子

貢分文章性與天道而二之也此章口氣當與無為而治章

參看

禹無間然章聖人管嘆禹無間言却只就豐倫適宜言之何

耶緣聖人心無偏累中以時行當豐而豐當倫而儉正是時

指之宜處非聖人固不能如此孔子聖之時故以是為禹之

無間然也

從眾從下章聖人之麻冕即與魯人獵較及朝服視儺之心

此禮之小物可變也故從今聖人之不拜上即事君盡禮不

東 卷

方二育之區三教澤水云云

顧人說謔之心也此禮之大經不可變也故從古聖人之治
 天下所因所革即此可見矣
 仰高鑽堅章是顏子至化不可為處而歸重于孔子學
 者須從心頭上體認方見意味曰高堅曰鑽仰曰瞻忽曰所
 立卓爾正如中庸語大莫載語小莫破皆是借字眼來形容
 這箇道理非真有物可仰可鑽可載可破也首一節慢說顏
 子用功用功全在欲罷不能上其始曰仰高鑽堅是就萬殊
 散漫處言之見得無時無事不是聖人道理不得其階而升
 不得其門而入也瞻前忽後是見聖人作用今日如此明日
 却又如彼此事如此他事却又如彼道理俱不可一定看此
 就其同事異情處言之不知却是孔子聖之時處也前此都
 不能入得都不能有得須是夫子循循善誘每事博我以文

不能入得... 不能... 夫子... 善... 博... 我以文

必約我以禮我由是始知道在于心之一理博約兼資循還
不已欲罷不能既竭我才然後夫子之道若卓然立于吾之
面前向之所謂高堅前後者雖難及難入雖有異同不過同
是此心此理而已矣吾于此心此理蓋已見之透徹而無所
惑行之親切而不敢違矣然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我欲就
一蹴從之則非思勉之所能到非知力之所能為夫子真從
心所欲不踰矩者我欲就夫子之地而使夫子之道從我心
焉不可得也竭吾才處正就博約上着力至此則着不得博
約之力矣顏子于此當勿忘勿助優游涵泳積之歲月俟其
自化耳如煎金銀一般火候既到一時未化且停却風扇待
稍久則化矣惜乎短命而卒也李三洲云此章是顏子嘆
聖道高妙雖得夫子引進若卓然見之終是從他不得又與

斤工... 卷之... 李三洲

東錄

當初一說耳此說不可易矣

孔子于鄉黨二節二言字相應于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于

宗廟朝廷國之理亂生民之休戚所關豈容緘默退縮則便

便言矣但謹而不放耳言貌二字不可分詳問貼宗廟因每

事問章見之極言貼朝廷言語出于聲氣自有則度惟涵養

者自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聖人遇美食適可而止不厭飲也左傳

云屬厭而已若如舊說則精食細膾原無可厭之理

疏食菜羹瓜祭詩中田有瓜古人亦用之以獻皇祖則夫子

之食瓜未必不祭始初種瓜人也若曰疏食菜羹瓜聖人必

祭祭則必敬又何不可而必曰瓜作必乎

從先進孔子嘆周監二代郁郁其文而從周矣至此却寧從

詩之管元是區後轉錄之書注卷之頁會

先進者時人所指先進正是文武成康之時郁郁其文之君子也雖有兩從只是一意

門人欲厚葬章孔子平日待顏淵恩義兼盡後至則惜其赴死短命則慟其喪予及至請柩則不與厚葬則止之子華以已命使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只與之庾之釜而不繼其富原壤孺悲故人也一得罪則辭之以疾一夷俟則以杖叩脛微生畝尊行也畝以為佞倨呼之便當面斥之為疾固王孫賈陽貨權臣也賈啓之媚竈貨斥之為不知不仁却使以媚與媚竈為獲罪于天而無所禱以好事失時不可為知懷寶迷邦不可為仁若不諭其意而冷荅之此其所以待人愛人者平時雖如和風甘雨有事却如烈日秋霜矣至其所以自待而自愛者尤有一毫姑息之意雖疾病彌留之時子路請禱

陳

錄

孔子之善教澤深也

則不許使門人為臣則斥其行詐而寧死于道路二三子之
 手其所以為己為人保身愛人者只是一箇天理之公而無
 所遷就依違截然其不可犯非得性情之正中和之道安能
 如此然則乞隣與人以醜巧言令色匿怨友人皆不許其直
 而深耻之其意亦自可見矣
 子路行行之質聖人斥之為詐惡之為佞呼之為野直示之
 為不得其死至于見南子不肯信服却不得已對天自呪以
 感動之其所以摧挫而造就之者無所不至矣而卒不聞其
 有中和之氣焉此可以見氣質之蔽雖賢者亦溺其中而終
 不得出可以痛戒而猛省矣然拱立于植杖之際而恭遜不
 與爭結纓于臨刑之時而顛沛必于是可謂亘古豪傑矣則
 謂非聖人造就之功不可也

子樂聖人作易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而洪範直以弱為大
極之一故子路行行聖人亦樂育之也行行非是不好氣象
只是太露無含蓄耳夫子恐子路終不能變為中和也故戒
之不得其死小學謂後生初年且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
止輕重疾徐之間足以見之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貴
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論篤色莊言論篤實色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為外者
言亦色所在一顰一笑皆色也

惟求則非邦二節聖賢志在天下國家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己是將諸侯為國之事許公西赤矣安見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而非邦也者又以小國諸侯許冉求矣則夫子所以哂
子路者只是哂其率爾而對所對有許多表白人所不能為

而已獨能為之之意殊少從容退讓之風非是哂其不能為
千乘之國也他日許仲弓可使南面而曰以臨其民荅顏淵
為邦而直告以四代之禮樂及夢見周公吾其為東周之意
亦是願為周公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而尊周之義未嘗不
在况此章夫子分明探回子用世之志者如或知我以此為
用豈得為規規于外耶然是聖人諸子之志如此耳却又非
是執着定要為諸侯而后行其志若有人委國而授之以政
如管仲子產亦未嘗不願就而為之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己任而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亦孔孟諸君
子之所樂為者便說三子願為諸侯有何不可顧孔子以得
位救世為心而人不我知時不我以方與二三子私自講明
于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舞雩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

子復與之議乃忽聞曾皙浴沂舞雩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

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深矣所
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
子之美豈以遊世而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哉善乎楊
子器先生云聖門之學惟識與器識足以見道固能樂聖人
之樂其志固高矣器足以行道固能憂聖人之憂又豈容少
之哉使後世之人能樂曾點之樂則聖道有望矣能憂三子
之憂則世道有望矣此夫子于曾點有許詞而于三子亦無
貶詞也可以了然此章之旨矣
舉爾所知章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是欲知而舉之
都出乎已也夫子却謂賢才天下之公器用賢須有天下之
公心爾但舉爾所知足矣爾所不知者人必知而舉之不肯
舍也夫爾所知者爾舉之爾所不知者人舉之雖未必盡出

說

卷

斤二下之器器識與器識

于己而天下之賢才自盡為天下之用而不患其遺矣此天
 下之公心也註謂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
 興邦此言真明白痛快可以戒植黨而行私者近日門生座
 主交相接引凡吏部出身外補者部中終以為衙門舊長官
 而遷轉不與他部同推此其可以興邦耶
 樊遲學稼圃孟子取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孔子却鄙樊遲稼
 圃之問者樊遲得孔子為之依歸自當志于大人之事與伊
 尹所寓不同也而請學稼圃尚志之學何居耶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言其善處家也善處在三苟字三矣
 字上見得處家不止是墻屋味白文三有字說得寬雖然此
 特為貴公子言之耳漸至富有亦何難處亦有終身不能一
 有者如顏子之屢空原思之蕭堵而亦何所不足于心焉庶

注
 卷之五
 注者之言會

有者如顏子之屢空公思之菁堵而亦何所不足于心焉

幾足為君子善處耶

愛之能勿勞乎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忠不但是臣之忠君

君子和而不同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

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

認其是而已

孔子語葉公父子相隱為直以其非大故也若係弑逆大故

則石碻之誅石厚周公之誅管蔡又同一直道也豈必相隱

乎律親屬得相容隱而不坐罪亦以其事不與道理大背者

耳

不得中行而與之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節

而又不至于過激此所謂中行者即所謂依乎中庸者也既

不得此人而與之以道矣若狂狷者有是德又有是病似不

既

與

錄

孟子卷之七 告子上 第二十五章

宜與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然聖人寧與
 彼而不與此者此等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雖聖人
 不能使之振拔而有為也豈若就狂狷之志節而激厲裁抑
 之哉卒之曾點雖見大意而曾子竟得其傳曾子曰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其非狷者之有所不為也
 乎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其不負孔子之與者乎
 南宮适章夫子嘗當面斥由為野而稱回為賢矣今却贊南
 宮适為君子樊須為小人宰予為不仁皆在背後者何也當
 面聞人譽己或不能承之以謙當面斥人罪惡恐或不能輸
 情服罪者有矣惟顏子則不施不伐言之則無不悅矣若子
 路當面斥之尚不能服而可以冷言背語感動之哉此所以
 施教不同也

死教不同也

惠人夫子於子產取其惠于管仲取其功與其仁孟子則謂
 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謂管仲功烈之卑謂何比予于管仲何
 也聖人寬大不求備于一人孟子謹嚴不末減乎王伯褒貶
 不同其心之公則同也然孟子功烈之卑自是從孔子小器
 章說出來孔孟一般家法也管仲之德不勝才子產之才不
 勝德俱就資質言聖學則繫乎其未有聞也繫是平斗斛之
 物
 管仲不能死章召忽之失不在于死而在于輔紂其死亦一
 身綱常所係聖人非以忽死之仁不如仲又以為匹夫匹婦
 之諒也特以仲攘夷尊夏功在民者溥則一身生死不足深
 論者焉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請討一事至今猶足以寒亂賊之膽而

疏

錄

并工部之書言及澤平三字實言之意

古之學者為己章先要認兩箇學字然後及為己為人之辨
春秋之時猶存古人之學但其心之所為則不同于古人耳
若如今之學已不同于古人矣其心術視古人奚啻千里世
道之不宜哉
不逆不億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好而先覺焉亦不臨事而
墮于小人之計斯誠明兩盡不賢而能之乎

女為周南召南即此亦見古人窮經致用之意不為周南召
南便猶正牆面而立則其為周南召南便要不正牆面而立
矣為字即是學字與今習某經之習字治某經之治字同孟
子固哉高叟之為詩為字可証學者要思得所以不猶正牆
面的意思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或不忘在溝壑或

不忘喪其元蓋其見仁重于身之生身可殺元可喪生可棄
 屍在溝壑而仁不可喪義不可舍喪仁舍義則不如殺身不
 如死也其殺身舍死實是甘心為之所謂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方是能做如人情皮肉不覺為燈謝所着便失色
 至于灼艾明明看見火燒皮肉却惟恐其壯數之不多者只
 是甘心不甘心焉耳士至于甘心舍死非豁然聞道者不能
 之
 色厲內荏章黃久庵曰今日學者如扮戲子雖做出許多忠
 孝節義寬厚謙謹的事來只是要趁人幾文錢究竟多是假
 的所謂功利之心也說此不覺令人笑倒其于色厲內荏欺
 世盜名者可謂腦門上着一針矣
 天何言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動便以天自况以天示人如

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曰天生德于予曰天之未喪斯文曰
知我者其天皆是謂天理在我人不能違天而害己我亦不
能違天以媚人也至于子路不悅見南子聖人便對天自咀
曰天厭之舍天之外更有誰與聖人知己更有何物可以擬
諸其形容哉子貢以人事觀聖人不知下學人事自然上達
天理如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是看人事天理為二物矣故夫子前章既以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示之至于此章又是因其常以言語觀聖人而
不知聖人以一箇天理而貫通于萬事有不待言而後知者
故舉天自况曰天何言哉而天道自運于四時百物即四時
之行百物之生皆可以仰窺天道矣我亦無言而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即我所以順應庶物之中皆可以見吾天理

流行之實何必待言而後述乎他日示以一貫之說其意亦
 如此
 三仁者一去一奴一死行迹絕不同矣夫子以其心存宗社
 同出至誠惻怛之意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乎心之德故
 同以仁名名之耳凡聖賢所謂同者俱就心術之微同是人
 心天理處論之故雖行事千般萬樣不同却俱是人心天理
 所在雖謂之同未嘗不可也夫心術既同則成敗利鈍富貴
 貧賤患難夷狄死生雖異境皆能不為擾害屈撓易地皆能
 為所當為而不悖于人心天理矣故曰易地則皆然推此則
 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孔子之時其分量氣魄大小不同
 其無私之聖同也禹稷顏子曾子子思之處治處亂處臣處

賓師之事雖不同而道同也不告而娶雖與必告而娶者不
同其為無後之孝則同也禹湯文武好惡執中立賢視民視
道不忽邇忘遠與周公之時之勢雖不同而或因或革處不
失人心天理則同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疑其迹之不同
也坐以待旦則得其所謂同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百致而一慮孔子仕止久遠無可無不可而同謂
之時中者以此顏子瞻前忽後正是未見孔子之同處及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則得其所謂同者矣易是伏羲文王
周公孔子論道之書書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論道之書
而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書不過是發明允執厥中
一句的道理耳故君子之中庸也只是君子而時中耳若小
人之反中庸而無所忌憚則是非利害毀譽皆不暇顧惟隨

凡

東

錄

五十一卷之書三教尋常孔子處世之書

其於此之聖同也為顏子曾子子思之處治處亂處臣處

民	何	勇	說	病	勇	而	哉	董	未	不	時
則	妨	好	倒	而	好	言	彼	子	有	可	任
好	王	世	彼	謂	世	仁	方	猶	仁	謂	意
色	之	俗	何	因	俗	義	惟	能	遺	之	更
好	病	之	肯	此	之	哉	利	言	其	同	張
貨	王	樂	舍	不	樂	孟	是	之	親	也	忍
好	若	之	此	能	正	子	圖	孟	夫	君	心
勇	推	中	而	行	相	隨	吾	子	仁	子	害
好	己	發	行	王	似	機	若	欲	者	亦	理
世	好	出	王	道	彼	應	不	王	正	仁	而
俗	貨	一	道	作	方	變	舉	行	其	而	去
之	好	段	好	古	以	因	仁	仁	誼	已	時
樂	色	新	古	樂	好	明	義	却	不	矣	中
之	好	鮮	哉	孟	貨	通	之	以	謀	何	之
心	勇	議	故	子	好	蔽	利	仁	其	必	道
即	好	論	只	若	色	與	處	義	利	同	遠
可	世	謂	就	將	好	他	告	之	明	矣	矣
以	俗	色	好	此	世	日	之	彼	其	是	止
興	之	貨	色	等	俗	好	豈	豈	道	可	謂
王	心	世	好	病	之	色	肯	肯	不	謂	之
道	而	俗	貨	痛	樂	好	舍	舍	計	異	異
而	及	之	好	一	為	貨	利	利	其		
庶	于	樂	貨	槩	已	好			功		

幾于治民惟恐王之不好色貨勇與世俗之樂也何得遽以
為疾而不之好乎此皆孟子可與權而善用易處不可拘拘
于尋常迂闊之說而疑之也
不違農時仁政必自經界始然非使民先無憾于養生喪死
遽然分田制里立學明倫民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治禮義
哉况民惟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吾恐王政未行而怨謗
先至矣故須先將天地自然之利樽節愛養一番使民無憾
于養生送死庶幾王道從是始可從容擺布可田可里可以
學校而王天下莫之能禦矣後儒謂法有漸則民不驚亦得
之于此
率獸食人獸本人所食的却厚斂養禽獸而使人饑而死是
即率獸以食人矣讀此令人毛骨凜凜

今樂猶古樂今樂古樂孟子就及民之公處論之故曰同其
 實何可同古樂平淡令人觀之心平氣和一切勢利都覺淡
 薄即便是古樂合樂如今戲子却有許多悲歡離合之態令
 人不覺導欲增悲故古樂非賢者不能聽之今樂則人人樂
 道之也魏文侯聽世俗之樂則不知倦聽古樂則思臥正坐
 此病耳

行止非人所能諺云一斟一酌猶為前定曰一日共航船千
 日姻緣此皆是萬世磨滅不破的俗語與孟子行止非人所
 能及孔子道之將廢歸之于命文之將喪未喪歸之于天處
 俱相合凡人說一句說行一件事見一箇人客俱是天命中
 安排定在那裡非人所能也聖賢實見得此而非所以率
 人故子罕言命程子不貴邵子之術者以此然因景伯不知

詩之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只歸罪于公伯寮樂正子不知只歸罪于臧倉孔子若不
命孟子若不言天景伯樂正子豈能脫然于毀譽行止之際
耶故聖賢不言天命謂君子可以造命當義以安命也其言
天命只是因眾人只知有人而不知有天命故也
功烈如彼其卑人只立得基址廣然後所建者大聖賢之學
自心性中發出許多高明博厚事業如天地之無疆處管仲
只自恃操縱闡闢之術以強兵富國更不知堯舜三代規模
氣象為何物宜其功烈之卑也
氣一動志志氣相動兼善惡言以蹶者趨者反動其心為証
舉此見彼以曉公孫丑云耳如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之己所欲者則以施于人可知也論知言只說詖辭知其
所蔽則言之不病者亦知其所以然必矣學者讀書論理此

孟子卷之七 萬章下 第七

等皆須見破不可執泥

不動心全章凡孟子章長者意思必相貫穿字眼必相照應

愈讀愈有味此章凡四段自章首至不如曾子守約是一段

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是一段自敢問夫子

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是一段自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至末

為一段每段雖未竟其說而已發其端特因公孫丑不知問

了又問故不得已說了又詳說也前三段有一十四箇心字

俱照應不動心之說末段雖俱不說心字然仕止久速隨感

而應從心而不踰矩正孔子不動心所以卓冠百王處孟子

願學孔子者相齊行道而成王業應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霸不足道也而何動心之有通一章之旨蓋如此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至勿助長五節難言者我有是氣我自

得之我不能以語人者人有此氣人自得之人不能以語我
者姑為子言之云云至大是天大事也能幹得故曰不可限
量至剛是刀鋸鼎鑊不能阻他故曰不可屈撓此正所謂浩
然者以直養而無害則便見其如此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
矣是何也是氣原與道義打成一家配合而無間故浩然如
此不餒矣此節已含氣生于義在其中下節却只重在集之
一字夫浩然至大至剛而塞天地者氣之生也所以生者是
由集義而生非因義襲而取故行一不義而不慊于心則餒
而不生矣此句正証集義所生句白文是字對非字集字對
襲字生字對取字生是由中而生出外取是由外而取諸內
未嘗知義以其外義二句就平日斷告子說然即告子強制
其心而不動非是集義而生可見矣必有事焉三句却是集

義節度言義固要集却容一些正助私意不得必須把集義
 當一件事幹念念事事要合于義勿正勿忘勿助長順其自
 然自生自長庶幾行慎于心氣配于道義自然至大至剛而
 塞天地矣吾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蓋如此陽明日時時用
 必有事工夫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即須勿忘或有時欲速
 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
 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
 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若不于必有事上用
 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未
 曾浸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甚麼物來
 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已破烈矣勿助長也以下又
 即掘苗者証助長者用智自私之有害不但如不耘苗之無

益然生生之機尚在也告子強制其心而不動正是犯助長
病痛故切言以示戒配義與道一節不重在功用亦不足
功用之意此節朱註甚非本旨君子深造章言學欲自得
者自然而得之于已可把捉難抱卵出雞為譬雞將出卵其
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人若見雞稍以手助
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于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
于日至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如陸
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
子路以告之以有過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
則拜其樂善之誠若無異于大舜者而曰大舜有大焉何居
緣子路之喜者喜其得聞己之過也禹之拜己之得聞是言
也舜却善與人同舍却己之一字而一味從人人有善焉不

待其言不待其告而樂取諸人以為善焉故自耕稼陶漁以
至于帝無非取諸人者夫取諸人者亦不過為己之善耳而
人之有善為舜所取者見舜之急急取其善必曰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猶急急取吾之善也
我猶未免于鄉人而可不為善乎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
為善者也故君子至于與人為善則明德新民之兩盡成已
成物之不遺而善莫大于是矣舜之所以大于禹與子路不
以是哉朱子既曰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
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己在己者有以裕于人是列禹子路舜
為一矣何乃曰舜之所為又有大于禹與子路者要之禹與
子路樂善之誠自裕裕人處亦應同于舜而此章之意却借
禹與子路以言舜之大也聖賢隨時立說豈可執一論耶

彼以其富曾子是箇退讓的人至此却輕人之富貴而重已之仁義宜如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者是

何等剛毅何等自任他日又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是何

等剛明正直此所以終得傳夫子之道也

孟子道性善細思性是何物即人物之生意便是人物之生

意是何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意處即生生之德也然生德之

為生意者若懸空而論止可謂之理既曰性則性字屬生屬

心即落在人物氣質之中了質氣有清的美的如清水如五

色土然濁的惡的如糞坑臭水塘如惡土然生意落在清水

五色土中便和粹清明物生出來便善其善之極者便是上

智生意在糞坑臭水惡土之中便溷雜臭惡物生出來便惡

其惡之極者便是下愚安可以性為全善耶然天地生生之

德其初未嘗不善也此孟子之所謂性善也蓋就人物中摘
 出生生之初德而言耳然生生之德賦在人物方謂之性自
 是有善有惡不能同也孟子豈不知此只因告子等以惡論
 性故矯世立教逢人便道性善又恐無徵不信言必稱堯舜
 之能盡性者要之未為定論也必如夫子相近不移之說始
 為萬世論性之定案耳先儒謂性在氣質如雨水下地墮地
 而清濁然天地之氣或時不和為妖為氛或時雨血雨土又
 從天降非到地而然人感得此氣而生豈不甚惡固未可謂
 性中元無惡也但極少耳若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確定平
 停與韓子三品之論相似所以不可也夫論性善固可稱堯
 舜論性惡亦當指朱均如頑嚚傲象得一大舜而底豫允若
 欲敗度縱敗禮得一伊尹亦圖惟厥終而朱均內自其親外

卷之三
 孟子卷之三
 性善論
 告子下

及九官十二牧等滿眼聖賢在前所見無非道理顧不能化
而入也非孔子所謂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乎顧孟
子王矯世立教那一邊不好說耳
王魏兼金章此見孟子時中處一後車便有數十乘一傳食
便有數千人一魏便有數千兩當時人君雖不能用孟子却
亦大樣崇信而尊重之矣孟子以入孝出弟繼往開來自任
却看得等閑若固有之不以為泰也是何等自重何等豪傑
耶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句古人文字原不拘況此二句是撮
前二節之大旨前二節說堯舉舜說舜舉禹命稷命契不曾
說及皋陶此二句撮其大旨却不及契稷而反及不言之皋
陶古人文章之不泥格式如此使契為司徒是舜下曰放勳

云云先亦常有此言耳上曰先獨憂之此曰聖人有憂之憂
 民如此此二憂字俱至舜言下文先以不得舜舜以不得禹
 皋陶二憂字正指此固非若農夫之憂百畝必並耕而治矣
 禹八年于外不重
 江漢以濯之三白聖人之心純手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故其本體虛明靈炳輝光潔白一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
 皜乎不可尚已所謂精一所謂克明峻德所謂緝熙光明皆
 是道也非于道有得而深知夫子之心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夫濯以江漢則邪穢蕩滌之既盡暴以秋陽則渣滓滲漏而
 無餘由是肉體光明而絕無所染外貌潔白而澗之不緇皜
 皜乎其極天下之潔白光輝凡天下潔白光輝之物不足以
 尚之矣夫子之道德如此夫豈有子之所能及哉而以有若

為聖人不亦誣乎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夫守此道理而隨時卷舒而勢之利害

不能奪此方是一箇大丈夫彼儀行者趨時附勢取聲歛以

媚人者真妾婦之道在我之所謂仁義禮者索然無有矣何

大丈夫之有此一節只重首三句與君子和不流一節略

相似君子惟強于中和故邦有道不變此中和邦無道至死

亦不變此中和而中庸之道時指之宜矣

凡有四端于我者一節不以知克能克充作眼目于四端知皆

擴而充之自當如火然泉達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矣所謂克者如此其能克自對不能克說不屬上文

陽貨先言使當時陽貨若先來見孔子孔子豈得瞰亡拜之

而不見耶此是仲尼不為己甚處正舉以見段干木之踰垣

泄柳之閉門為已甚也

公都子好辯章自一治一亂至豈好辯哉以上俱是發明已

所以不得已之故能言距楊墨為聖人之徒則又以其不得

己者而望之于人人也此章大意已見黃日煦孫振宗書中

所重在正人心上心正則說自不邪行自不諛辭自不淫可

以承先聖而致咸治矣何庸于辯哉

必蚓而後充其操言仲子猶不免于食與居是猶有累于物

求于世不能以充其操必如蚓之不食而後可也是豈人之

情哉拘于小節而拂人之情亂人之倫逆天之道斯為邪行

矣豈聖賢之可為乎

離婁之明此章專為有仁心仁聞不能行仁政者而發故借

離婁公輸子等以例堯舜之道亦以仁政方能平治天下况

卷之三十一 禮記 卷之三十一

時君可不行先王之道乎在昔聖人正為仁心仁聞不足以
平治天下故既竭心思之力必繼以不忍人之政而後仁足
以徧天下及後世是故必有仁心仁聞而又因先王之道而
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之事君也亦然否則事不師古徒獎精
神而無益于天下之治也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人心說
聰明即下文目力耳力仁心即是道也仁政在堯舜便是命
官分治等事在孟子只在不違農時二節但當知所損益濶
澤之而已聖人既竭目力一節不可與公輸子相干公輸子
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大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等
能制規矩大律也徒善六句以下文故曰田野不辟照看非
古語二句亦不可平看當云徒善不足以為政猶之徒法不
足以自行也

幽厲溱洧厲父而幽子乃曰幽厲溱洧二水名乘輿過或偶
見人涉水而濟之未必遍及二水而孟子云云是其雄才大
畧處也

求也聚斂蔡虛齋云今文廟十哲惟冉求未稱依孟子所論

當次于上刑何乃與閔路並列而享萬世之祀又子夏子張

輩當時嘗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有若宜不在子張冉有

之下今升顏子在四配乃進子張抑有若又不去冉子要皆

未能帖服萬世士人之心此則稽古禮文者所當知

事親若曾子夫子之事父其孝便過于曾子畢竟是以父母

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于

君猶子之于父假如功業大如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

做出來而謂為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格君心之非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
 箇開道的道理不默默而已惟大人三字是緊關不然是徒
 欲以口舌匡乃辟矣然孔子不能移定哀孟子不能移齊宣
 要之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仁之寶事親章季三洲云此寶字是真寶之寶不是華寶之
 寶事親一點真心便是仁從兄一點真心便是義人須要識
 其真心自此而培養之仁義不可勝用矣此說的是人之幼
 便知愛親便知敬長及長雖惑于妻子利欲而此心終不固
 蔽此乃良知自然所謂知之寶知斯二者守而勿去者也禮
 則行斯二者使中節而不過有文而不野是也樂則樂斯二
 者此樂字三洲謂論語好不如樂察其所安註心之所樂不
 在于是俱是此樂字生是自然發生如草木生枝生芽一般

齊工省尺書呈致軍承七字受等之氣

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愛去孝親愛去敬長一念孝弟意思
 真箇勃勃發生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芽一般都不待費力要
 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也要
 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于勉强未到樂為處則苦
 其難矣安有喜于勇進之理一到樂為處則不見其難但見
 其易不見其惡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勃矣手舞足蹈
 是至樂之形見處自然有此只是腳輕手快意思不必說如
 作樂者之蹈舞
 此章不重仁義禮智樂只重在孝弟真實之心朱註謂天
 下之道皆原于此八字已斷盡此章之意其下二句又另是
 餘意
 行辟人可也蒙引云昔齊桓公見老人饑而賜之食老人辭

與曾子謀之又豈能忍然無言而先去耶不然似太無情矣
齊人一妻一妾此是孟子假借以明己意非實有此事也言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真無異食餘之丐
蓋不求富貴利達于王公大人之手却是媚竈于權門通窰
于中貴雞鳴于函闕狗吠于林薄所謂笑罵從他笑罵好官
自我為之所謂不能留茅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所謂奴輩利
吾財耳寧死而不早散其妻妾見之必羞而且泣其入方洋
洋得志驕其妻妾而不知妻妾之先見其肺肝也夫人之所
以求富貴利達者正為妻妾之奉而已既妻妾羞之而至于
訕泣人非病狂喪心何苦必求富貴利達也哉近日臺閣撫
巡之臣勢權可以生人殺人進人退人非獨州縣小臣奔走
承順不以為恥雖方面大臣欲求轉遷亦不能無俯仰處日

下弗顧千駟弗視惟其一介不以取諸人故能一介不以與
 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猶易至于一介不以與人則尤難矣
 然予謂與其取也寧與冉子為子華請粟可無與也夫子猶
 與之釜與之庾可槩見矣然惟聖人則可其他則出納之吝
 謂之有司與其不吝也寧固
 主司城貞子孔子至陳主于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者也陳
 侯周必賢君貞子擇而仕之賢可知也孔子主之非侍人瘠
 環可知矣
 聖知章蒙引曰智者知之所及謂知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
 就謂行之結裹處也智與聖是知行已成名目知與行是用
 工之名目予謂易知至知終者智之事至之終之者聖之事
 知先于行集大成一條可以見之智重于聖智譬則巧一條

可以見之鄉東郭謂三子亦有聖智固是但謂智不專以知
 言聖不專以行言且謂樂之小成亦兼金聲玉振予不敢信
 交際者幣之未將者也則古人以幣帛而相交際者只是恭
 敬之心所發故其友也以道接也以禮斯孔子亦以其恭敬
 而受之若度其取諸民之不義而却之便是無恭敬之心者
 豈不謂之不恭也哉却笑近日士大夫以公事進京於要緊
 衙門京宦皆不識其面目作何狀而望門投幣焉為京宦者
 亦不識來官面目作何狀却亦不問其所從來者為義為盜
 有幣則受之無幣則尤之視古人交際之心相去殊遠而可
 愧矣

魯人獵較正欲獵得珍禽奇獸以四方之食供籩正也孔子
 雖亦不免隨俗獵較然就獵較之中自有要廢獵較的意思

故先以簿書正其祭器而實之以常品不以四方之食來供
 所正之簿書則雖獵得四方難繼之物亦無處用之庶幾獵
 較之風不期而自廢矣道既不行便當去矣為不去而屑屑
 于獵較也曰獵較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正為行道之兆也
 若道足以行人皆不逐逐于獵較而取繼于四方之物是人
 將信我我可行其道于下矣而為人君者又不肯行吾道而
 後去之是以雖不即去而亦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然獵較
 中亦有範我馳驅的道理故程明道嘗有獵心
 性無善無不善陽明曰至善者性也性無一毫之惡故曰至
 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又曰人只要性上用功看得一性
 分明即萬理燦然又曰善惡只是一物至善者心之本體本
 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

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
及耳其說皆無可疑
心之所同然者在理義故理義之說我心猶翁泰之說我口
其同然也如此聖人先得我心句不重正重在同然耳程子
云在物為理陽明子如何謂心即是理曰心在物為理在字
當作察字硬依在字說亦通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
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是也然陽明謂我立言宗旨說
箇心即理是如何只是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
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不當理人却
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徃徃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
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

偽而不自知故特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
 上做工夫不去襲義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
 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
 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
 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不揣其本四節前二節是形容禮與食色不可以偏較第三
 節則言任人所問正是偏較之甚者末節教其往答只舉禮
 與食色大分較之則自知禮重于食色耳故曰于答是也何
 有
 夫子在三卿之中觀淳于髡真是辨士孟子也被他辨得喫
 力了孟子去齊曰諫于其君而不用曰王庶幾改之是必有
 難以語淳于髡者故舉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者以自况

焉以見其不失為仁也亦可見孟子見幾明決用意忠厚處也然孔子一為魯司寇便誅少正卯却萊夷費三都能使鬻雞豚者勿飾價男女行者別于塗孟子在齊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于上下只見其出使于滕不與王驩言一事而已余無所見也此固聖賢力量之不同抑亦委任權力之不同歟宜淳于髡之終不能服也

以微罪行存疑云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蓋燔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為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蒙引云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然雖小事在魯君不頒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故蒙引云不苟去其失在人也孔子之所為用意之忠厚見幾之明決有如此者教亦多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固教也而不屑之教亦為教

孟子卷之七 告子上

焉故曰教亦多術耳孔子之待孺悲孟子之待滕更皆所謂
 不屑之教者而程明道三拒王安石而不見直至激成安石
 憤憤而去公然變法而無所顧忌然則不屑之教亦顧人之
 善反乃得力耳
 盡心知性此盡心是盡吾心之神明以思其理盡吾心之才
 力以謀其事如詩所謂殫厥心朱子所謂盡心竭力以避艱
 險之盡心即是盡吾性分之所固有而于其性之理必知得
 洞徹而無疑既知其性之理而無疑則天命之性即此乎在
 豈有不能知者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非知性之外又有知
 天之功也但若以無事不知為盡心指孟子所謂其三人則
 予忘之為不能盡心不知何時得心之盡也李三洲云性具
 于心者也心為物所蔽則虛明廣大性瑩然在中不汨不昏

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是也古之聖賢仁以為己任直是死而
 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先陰無幾死期將至
 怠其為善之心耶能如此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天命之謂
 性之命豈不由我植立而不墜哉蓋天之命于我者至為完
 備而吾今于此理不至倒塌陷折便是立命夫知天事天而
 至于立命即窮理盡性而至于命也舊認命為天壽作氣說
 者不是蓋天壽不貳一句不重只為修身以俟之一句設謂
 不以是怠其自脩耳若把天壽當命看戒人去立之不惟與
 上知天事天意不相照而甚意亦淺矣易之震驚百里不喪
 七斃舜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勿迷禹之黃龍負舟視之如
 蟻蚘者皆是天壽不貳處非聖人其孰能之故須說及此此
 一章朱子盡心知性之說固未是陽明子謂盡心知性知天

為生知安行存心養性為學知利行大壽不貳修身俟死為
困知勉行尤恐未得此章之本旨

張橫渠云物物為能過化性性為能存神此是孟子本意若

如註說非惟與利之弗庸之意無干且着一句上下與天地

同流不得言物過吾前隨感而應不作好惡如無物然各無

障礙所過者化也一念所及感之即通觸之即應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所存者神也天地之神化正如此程子曰天地之

有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有常以其情順萬物而

無情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如此則神化所及可以範圍

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豈曰小補之哉

三樂此孟子因道不行不得已將性分之樂示人處緣見世

人止以王天下勢分為樂却不知吾性分中亦自有三樂而

經

經

經

新... 聖... 敬... 聖... 敬... 聖... 敬...

一... 章... 朱... 子... 盡... 心... 知... 性... 之... 說... 固... 未... 是... 陽... 明... 子... 語... 盡... 心... 知... 性... 知... 天...

王天下不與存焉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俯不作為
 性分之樂無疑却以得英才而教育之亦為性分之樂者何
 也聖賢之學要成己便要成物要明德便要新民匹夫匹婦
 弗獲而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故曰惟數學半若不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却是性分中一半道理尚未完全于我如何樂
 得故英才之育亦性分中真樂也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得天
 下其德澤道化始浹洽于唐虞三代間孔孟惟不得王天下
 只是箇春秋戰國布衣耳孔孟豈不知王天下為樂是有命
 焉不可強而致也惟性分之樂在我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
 不得于彼則從我所好而已此乃孟子此章之本章存疑云
 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其道大
 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則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以舜竊

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觀之則父母俱
存之可樂信于王天下不與存也夷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信乎俯仰無愧而王天下不與存也自
三代聖王之外王天下者代相接也今皆安在而孔孟之澤
至今未泯信乎英才教育之可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孟子
此論于勢利窠窟中挑剔出箇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識見
不敢作此語真命世亞聖之大才矣下章所欲所樂所性及
說大人則貌之都是此意

孔子登東山登泰山二句是詩中比體是就孔子本身所處
上言其大故觀于海二句又是詩中之興體是就他人所見
上言其大觀水有術又是比體流水為物四句又是興體孔
子非真登東山登泰山也蓋借此以形容孔子之道高大凡

其所就之卑小者皆不足觀也故君子之學當求其高大之
 極而達之不可以卑小自處登山泰山二句只一樣意非
 是前是善蓋一國後却是善蓋天下也道大如盡性與天地
 參處見之本則至誠無妄是也濶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必
 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本有術句猶含蓄日月惟其有明故
 容光必照分明露出箇本字矣本是通用字曰源者專就水
 言曰明者專就日月言非謂源與明之外又有所謂本也盈
 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成章註雖解所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爾與論語斐然成章
 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
 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成箇大這是成章方見
 以漸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道理亦是如此若如蒙引把致曲

卷之三 論語精義

至形著明處為成章與天下至誠為一處為達中間逐節工夫都忽畧了不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者以惠之和援而止之而止疑于介之可易嫌于不介故也此只是闡幽何其以見其微顯蓋人皆知其和合不稱其和而獨稱其介便是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對舉而互見也易其介是利三公之位而喪其守也使柳下惠進而得此三公固必以其道退而失此三公亦不怨不憫而介不肯易也

警瞽殺人章存疑謂孟子此章只是論聖賢之心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正是人倫天理之極致處不是行權也在天為理在人為倫一也若今則如警瞽殺人

自有八議之律在皋陶固不得執在舜亦不必竊負而逃矣
 形色天性章凡器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物之所在即則之所
 在故形色之所在即天性之所在天性不離于形色之中形
 色實載此天性之理而非二物也衆人惟不知形色是天性
 便巧言令色便脅肩諂笑動容貌便不能遠暴慢正顏色便
 不能近信矣如何能踐此形色之天性惟聖人一顰一笑出
 于誠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不以形視形色而以天性視形
 色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此形也形字該得色字在其中曰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知人一箇形甚大直可與天地參為
 三才者在是未至于聖人亦負此形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血流漂杵還是紂如林之師無必戰之
 志當欲退避而前面為武王之師所逼殺後面又壅塞退避

不去故反戈殺之欲逃生而已若論以至仁伐至不仁武王
之師一出紂兵即當迎降如所謂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如所
謂若崩厥角稽首便是武王之兵不煩血刃可也何至使人
自相殺如此紂之兵只宜痛恨紂一人于衆兵原無讎也何
至反殺之以快其憤若曰畏紂在後若如林之師都至稽首
紂一人只如土木偶在耳何畏之有而倒戈于後也此孟子
所以真不信有此恐當時指此為口實以戰殺為聖人所以
有而好戰無忌故為此言以垂戒耳陶弘景謂註易誤不
至殺人註本草誤便至殺人唐子西謂弘景知本草而不知
經註本草誤其禍速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
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非止一人而已雖
未知孟子此章之意却可為讀書者之戒若孟子真會讀書

純

史

錄

孟子卷之四

者也

聖人百世師師字重就聞風興起處見之不言孔子者朱子
 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
 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二子非有意
 于為人師其高風垂于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
 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也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
 重自古未有目二子為聖人者而况于親炙之者乎註分明
 云親近而薰炙之也此就當時見而感發其德者言之自後
 世言謂之風自當世言只是德
 仁也者人也此孟子釋仁道二字言人有恒言曰仁曰道必
 以人為一物仁與道又是一物耳不知仁是人之理而道則
 是合仁與人言之也合而言之是誰言凡古今聖賢之語道

詩經卷之四

者皆是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孔子言也中庸曰率
性之謂道是子思言也蒙引曰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
言二句最好
山徑之蹊間章正所謂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處
大而化之二句大而未化則暢于四肢尚有務持者在發于
事業尚有造作者在便有形迹可見亦猶金水之有形塊到
功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于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發于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
見亦如金之融化于火水之融化于日都無形迹了便是性
焉安焉之聖也未至化其事猶可測而知之至于化而聖焉
則人所不能動者我能動之人所不能濟者我能濟之出常
情意料之外便是如神明之不可測識所謂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莫知其然之謂神矣李三洲云有一毫私意留滯處便
 是未化所謂化者如水消于湯鳩化為鷹換其本相乃是化
 學至聖化處自然變化不測斯所以為之神也此意亦好樂
 正子二之中四之下是餘于善而未足于信者蒙引謂樂正
 子二之中四之下孟子雖由一理斷其名狀其實有此六樣
 人蓋聖亦有不至于神者禹入聖域而不優夷尹惠不能
 同于孔子是也予觀孔子贊堯舜各以巍巍致詞而謂其不
 可名至禹便數其事而稱之如菲飲食等云有形迹矣夷
 尹惠之形迹顯著尤人所共知又不足道也蒙引之言似為
 有理但如禹如湯如武如夷尹惠謂之聖則可謂之大而化
 之之聖則不可今以聖而不可知之神列于大而化之之後
 則未有聖至至于化而人不可知不可謂之神者也是大樣

卷之五 聖賢傳 卷之五 聖賢傳 卷之五 聖賢傳

名狀雖有之似不可界聖神為二等也朱註原不差論語謂
善重于美孟子却以美重于善聖賢用字不同如此觀孟
子此章自呼弟子為樂正子則孟子當孟子前呼公都子
亦未嘗差可知七篇真孟子自做者非出其徒無疑也
孔子雖磨不磷涅不緇而終不狂佛肝中年之召孟子雖能
當大任而不動心亦終不見諸侯不赴召不聽留行者皆以
程已不可以直人其君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韓
愈以聖賢為時人之耳目知其作用處甚溥而不知聖人之
道用之則行也却三上宰相書以求用誤矣
從者之廢孟子過列國而從者數百人館人業屨不得而疑
從者之廢是何等其無禮孟子從容荅之不謂其不廢但言
君子之設科也往者弗追來者弗拒苟以向道之心而來我

斯受之而已矣雖今背我而往或有慶履之舉吾亦不能保其枉也

墨子學仁楊子學義其志思以易天下也而其弊至于率人

為獸伯夷曰聖之清柳下惠曰聖之和為其無私心也而其

偏至于隘與不恭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十里聖學所以貴惟

精惟一者以此

天之明命在日用常行間便是孝弟忠信父兄君友無一時

不與相接的安可不常目在是耶凡治我者便是君如軍民

之于該管官司僕妾之于主人亦是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二字通承上三引詩書而言

由詩書就前人觀之湯銘則自新之極也康王於紂染汚俗

之後而能振作其自新之民則新民之極也文王則自新新

民	之	極	也	是	故	君	子	自	新	便	要	如	成	湯	新	又	日	新	如	文		
王	之	能	新	其	德	以	及	于	民	新	民	便	要	如	康	誥	之	作	新	民	如	文
王	之	能	新	民	德	而	至	于	可	新	天	命	始	為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矣	夫
以	文	王	能	新	其	德	以	及	于	民	斯	為	自	新	之	至	則	孔	子	不	得	為
明	德	止	至	善	者	乎	要	之	明	德	在	我	其	能	與	否	有	命	焉	縱	不	能
新	民	亦	不	失	為	止	至	善	之	寶	也	若	以	能	新	天	命	為	新	民	之	極
則	所	以	新	民	者	皆	謀	功	謀	利	之	私	而	非	聖	人	無	所	為	而	為	之
心	矣	豈	所	以	語	止	至	善	乎	要	其	所	以	新	民	者	以	闕	睢	麟	趾	之
心	而	行	周	官	之	法	度	不	違	道	干	譽	不	拂	民	從	欲	凡	所	云	為	建
諸	天	地	而	不	悖	質	諸	鬼	神	而	無	疑	斯	無	愧	于	文	王	之	惠	解	懷
保	諸	政	即	可	以	言	新	民	之	極	矣											
中	庸	論	至	誠	盡	性	至	能	盡	人	物	之	性	參	天	地	而	贊	化	育	論	天

中庸論至誠盡性至能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贊化育論天

下至誠為能化論成已所以成物論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
 其壽論語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洪範論五修則五行庶徵應此皆論常理
 其功用必至于此所謂志動氣者十九是也君子道其常而
 己若克不能得之于子舜不能得之于父周公不能得之于
 管蔡文王微子比干不能得之于紂克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孔子之不得位顏子之不壽此則適當變數所謂氣
 動志者十一是也然志能動氣者十九亦不是拱手以俟其
 自化凡所以處己處人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其工夫已盡
 在盡性修己正己字內了
 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萬鎰多矣曰雖者往時以萬鎰對國
 豕不起故曰雖予心常以為疑近見沈頤齋云玉雖萬鎰之多

沈頤齋云玉雖萬鎰之多
 豕不起故曰雖予心常以為疑近見沈頤齋云玉雖萬鎰之多

宜人寶愛之極不以輕付之人者然欲雕琢成器則必使玉
人自雕琢之至于治國家猶不止萬籟之當寶愛者宜付之
幼學壯行之賢自治之可也乃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以異教玉人雕琢玉哉使雕琢之可也教雕琢之可乎此在
使字教字上看予始釋然無疑據此則此一章二節只是一
意俱是明其任賢之不專不足以治國家也

書曰惟區數學半又曰匹夫婦區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則新民正所以明德盡人物之性正所以盡己之性孟子曰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所

性固以區大行而盡不以區大行而加雖大行不過盡吾所性而

已非有加于所性之外也故堯舜視一世之功業如一點浮

雲過太虛而已孔子之疏食飲水曰樂在其中者以此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情所以並行而不悖者亦以此君子所性
 仁義禮智根于心一節是形容性中之所蘊蓄者本如此其
 完全本如此其和潤本如此其豐盈本如此其自在所謂至
 富至貴者在我不待求之于外也生色對根心言二字直包
 下四句不言而喻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動容周旋
 中禮也此雖常人所性亦有之然曰養盛所致故歸之君子
 或問心即是理否曰觀從心所欲不違矩曰其心三月不違
 仁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曰義理之說我心曰當理而無私心
 則心未必即是理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無遺論矣孟子因世人不知仁根于心故喫緊言之
 曰仁人心也若陽明心即理之論又因五伯所為皆天理之
 事而所由所安實非天理之心故矯弊而言使人于心上求

理耳聖賢之言各有攸當

李延平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事之當理者未必其無私
心如五伯之假仁是也無私心者其所處亦有不同而理無
不當如湯武之放伐周公之誅管蔡是也是故小人之欺人
必著其善君子之觀人必察其心之所安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文王儘有憂矣他日乃以父
作子述稱其無憂者豈文王逆料武王之能伐紂而無憂耶
武王末受命則伐紂亦非其初心之所安也文王至德豈樂
其有此聖人志在天下國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者也其所
以憂者憂紂之賊仁賊義而毒痛四海若曰吾何以啓其悛
心而使反其政耶故易稱其有憂矣其所以無憂者猶幸吾

家之父子俱以積功累仁為事而于兆民有賴也文王之心
事即此可見矣故朱註以此節為言文王之事

惟天下至聖章季三洲云陽明謂有此聰明睿智則仁義禮

智皆從此出不作五者平言亦常人雖皆有仁義禮智

而無此資其四者之德自不能如所謂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等類觀下章聰明聖知達天德一句亦可見容執敬與臨

字俱就外邊見則寬字俱就內邊見則寬字俱就外邊見則寬

內言則溫柔字莊字文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五者之德充積于中至時時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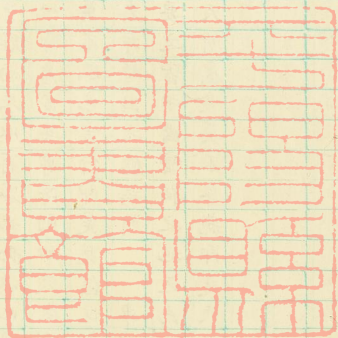
言將五者足以字錯就未然雖未

殊不知此節只重在聖人聰明睿智達天德上言其資合聰

明睿知四字皆有之而足以有臨其仁之德合寬裕溫柔四

字皆有之而足以有容非是寬足以有容裕足以有容也非
是未至于容而足以有容也餘放此溥博如天一節正狀溥
博淵泉一節意言其溥博則如天之溥博也不出則已出則
時而民莫不敬也言行即是見信悅即是敬此三句正見時
出意聲名即時出之德之所車所至真透莫不尊親
一氣說要之皆中國蠻貊之地之民也天無不覆者也至聖
之德盡天所覆處莫不尊親即是天也故曰配天





浙江書局影印
嘉慶御製
臨東錄

